

下雪与 旧社会

张羞
诗集

瀑布系列作品

坏蛋继续出版

THE FALLS SERIES WORKS

An anthology of poetries
"Snowfall and the Old Society"

the bad egg continuing publication

Visit our website: www.plus2pounds.com

© 2025 by Zhang Xiu

All Rights Reserved

年跋：代序

二四年年末这天阳光很好，特地睡到光线射进房间才缓缓起床。在潮湿的南方地区，光线于我至关重要，大部分活动（阅读写作钓鱼之类）严重受它影响。好光线使人活泼，心情明亮。这年我染上了早晚喝咖啡的习惯。

一杯茶水摆在桌上。我坐着，在阳台上，有时窗边。我在坐什么？它并不是一种闲适的生活。我坐着，空坐。有时也想很多。但它们并非思想。那种高度抽象、层次深入的思维活动不适合我。我的展开向来平面化，弥漫，但我毕竟不会游荡太远：那里有什么？只能是一个寺庙。那便是一个确实的信号，表明我已经走太远，太偏，需要及时返回。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昏厥。而在以前，我认为它是一种脱先运动，即一系列不断跳脱的离散动作，它不存在规则。我不清楚。我显然不受我控制。我，来之不易，我想。对我的思想（只能是一种反思）是很大一部分内容。可它

有什么可思想的，我？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指向事物本身。约等于说它不可以与别的事物完全等同。仅此而已。但这正是它巧妙的地方，它与所有其它概念都不同。一个杯子摆在桌上，它至少包含了一万个概念。这就是即便一个杯子也可以反复使用（去写作）的原因，它是写不尽的。这年我几乎没写长东西，只在最后一个月写了两个约稿短篇。而平常无非是一些日常诗歌练习，称不上写作。总之，这一年诸事不顺，没什么壮举，好在也完整绕了太阳一圈。

目 录 *CONTENTS*

1~277

两只羊

Two Goats

去一个山坡吃草，吃了。
一只羊下山，
过河，
回到圈中睡觉。一只羊在坡上，
吹了一会风，天黑了，走下山坡背面。
找羊的人，
还没走到村口，哭了起来。

十二月三日生日长河垂钓归作
For Birthday

生日有很多年了。小时候，
吃个鸡蛋；
现在呢，去河边钓半天鱼，收竿回家写几句。
四季轮回，始终有无。

原因
Reason

所有银杏树木好看。
院子里的这一株，十二月四号了，它还没掉叶子。
因为所有银杏都是好看的树木，它好看。
反之，它是不是一株银杏有什么所谓。

伤感
Makishness

伤感时我看着一株银杏树木，都十二月
四号了，它还没掉完树叶（一些可见光射在叶子上。）
一九八六年，一个和尚躺在屋后的沟渠里，
身上落着这些金黄闪亮的银杏树叶，
我捧着一碗饭菜停在旁边，想起来就扒吃一口。

一株银杏树木
A Ginkgo Tree

在我们发现它们以前，他们
已经走得很远。光线下，我们
一直在等它们退出

全部的原因。这些屈辱
我们熟悉，知道他们不会
真的返回到我们的故事中来。

往事

The Past Is The Past

2004年，秋天，它是
两株银杏中的其中一株
甚至两株银杏中的任何一株
它都高大，
又必定闪亮。
时间过得真快
回过头看
它已经不在那里

电影 *Film*

宇宙深处（哪里？）停着一根线，它黑。
在暗淡而冷，没有信息的宇宙最深处，一根线
约一庹长，全黑，无缘无故发射着
黑而微弱的光芒它在那里。
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可能
一开始就知道。二、
还因为它的精神一定比我年轻。

猪骨头 *Pork Bones*

拖拖地，超脱光年外的因果，注入大半锅水，点火文煮。
好消息是种下瓜种子，得到的往往也是瓜，这时，撇去浮渣，

远远看见她们从水底冒出来，头发上还缠着几根海带。过于理想化的知识导致有太多的因数没有被考虑在内，日落伴随一个乡绅继续巩固他的可靠经验，无论旱涝总会有一部分收成属于自己。前提是一根骨头早早远离了危险，她们路过时，你被那种一间迟早会倒闭的印刷厂似的笑容吸引，如此这般，云云，你暂停在那里，目光斜视在灰尘上，这一天不确定会发生的事已经完成，它们没有也不是意外：出于表演形式的规定，你拒绝了她们的美好愿望，不想再玩。但愿活着应当严肃，而它们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从营养学角度，它们实在没什么可额外补充的。

一个庸常的故事

A Stale Mediocre Story

旧社会，一个天气平常的日子，云在天上缓慢移动。年轻的张是裴员外家的短工，坐在村口大香樟树下等送葬

队伍到来。在旧社会，短工的地位比佃农低下，但最低，也比臭书生来得高一丁点儿，至少张短工是这样想的，除了认得几个字以外，哪点不比你照邻来得强呢。他是没机会的。他最多也就跟裴家那个洗碗扫地洗衣裤的打杂丫鬻配一配，他完全不配与裴吟诗作对，与她在月亮底下偷伴偷脑搞什么出格的事情，有几次我都想去员外哪里举报他，还是忍住了，这个杂配，他连给我打草鞋的资格也没有，擦屁眼的资格也没有，给我烧饭担水我都嫌他笨，这个姓卢的胆子小到连一支菜花蛇都怕，一年到头病怏怏，估计是得肺癆病什么的，他连自己的坟圪都提前挖好了，三更半夜到那里去困觉，怪胎至极！他简直没道理来世上，简直就是一个过气的封建余孽，妈的，实在搞不灵清究竟是什么道理裴这样的名门闺秀会欢喜这种鸟人，还一个劲毫无羞耻送上门去，整天到晚跟在他屁股后头转，动不动从柴堆里，草丛里，从四面八方突然冒出来，举起手臂说我支持你照邻，我是支持的，然后又假装兴奋过头昏厥过去，贴到姓卢的怀里，简直岂有此理！实在有伤风化，不雅，轻浮，庸俗！连玄坛庙新来的那两个东阳尼姑都不如！不说她们，伤心。唉，真是世风日下啊世风日下，整个乡村

方圆十里内的风水都快要被她败光了，没想到到头来是这幅样子，我是看着她一点一点长大的，这丫头自小就野，员外宠她宠得不得了，妈的以为是什么掌上明珠，还不是就这么一回事情，算命的老早就跟我讲过，我跟裴八字对，缘分好，日后必定修成正果，大富大贵，你看着好了，不会搞错的他讲，这种两块铜钿的算命瞎子除了会说，？，这个瞎子好几年没看见了，算起来好像跟我还有点血脉关系，远是远了点，不过，管他呢，除了会说点瞎话骗骗老实人，不过，还是挺可怜的，一个人要是看不见东西，按道理他的心肠应该会来得好一些，但反过来想，一个人善，心肠好的话，他又怎么成了瞎子呢，老天爷不可能不公平，冥冥中自有定数，只不过他没有跟我讲老实话，他这是害人呐，要不是这样，我早就说不定跟丫鬟里随便哪个成婚了，都已经传种了都不说定，哪里会想得到是现在这副光景，什么都没捞到，怪谁呢，连仅剩的那一点微弱希望也破灭了，这黑乎乎的旧社会什么时候是个头，尽头在哪里，我寻思着也不想活了，没盼头，实在不行，过两天去找员外看看，我这样想，等他这两天心绪缓和下来，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说不定我就辞工去闹革命了，至少要割掉这性

卢的命，以解心头之气愤。呜呼，眼泪水都快掉下来了，哀哉，哀哉。

乌鸦喝水

The Crow and The Pitcher

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

它飞到河边，河水干枯没有一滴水。飞到山顶，那些积雪化光了。它想起有一个瓶子，那里可能有水。它飞去那里，瓶子还在。有一只乌鸦正在往瓶子里一个一个衔石子，就快喝到水。一只乌鸦喙嘴比有一只乌鸦长些，它把这些石子一个一个从瓶子衔出来，丢掉。妈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是真的。有一只乌鸦懒得跟它一般见识，飞走了。这时，这一只乌鸦从翅膀底下抖出一根塑料吸管，放进瓶子里吸饮起来。

茱迪与她的马匹

Jodie and Her Horse

冬天，茱迪有一匹马，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丢了。她是一匹母马。也许是在有一年冬天，一个马匹丢了，是一匹母马。茱迪经常搞丢东西，她是在一个冬天出生的。她是茱迪，我们的茱迪。在我们的茱迪心里，有一匹马。与她经常穿的鞋子同样颜色，她的马匹也是粉红色。茱迪有过一个粉红色的马匹，茱迪知道这件事，尽管她总在丢东西，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她都记得。她是一匹母马，粉红色的。茱迪觉得要是她是一匹马，她是粉红色的。而要是她有一匹马，她就应该是粉红色的，是一匹母马。我们的茱迪就是这样，她看见天空上浮着一朵粉红色的云，她想起一个同样粉红色的马匹，她想起她的前世可能就是

近似这样的一朵云，还是一头鲸鱼谁知道呢，茱迪原本就是一头鲸鱼的名字，她不是茱迪的，茱迪借用了她的名字。茱迪总在丢东西，各式各样的东西，她从没搞丢茱迪这个名字。即使搞丢了，茱迪也会想起。茱迪总是长久看着这一朵云缓慢移动，直到觉得没什么好看的。茱迪是在一个冬天出生的，冬天总是冷。茱迪尽管知道她有一匹马是粉红色的一匹母马她搞丢了，也许是在有一年的冬天，她出生的那一个冬天，那会儿冷，我们的茱迪就这样来到世上。冬天，茱迪望着窗外天空上一朵像马匹轮廓那样的云，想起她搞丢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也许有的是它们自己搞丢的呢，谁知道。茱迪经常这样想起。她是在冬天出生的，她有一匹马，是粉红色的一匹母马，冬天总是冷，容易搞丢东西。只要是搞丢的东西，茱迪就一直记得从来不会忘记。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她忘了。茱迪，我们的茱迪有时站在窗前，看着天空上的一朵云想起她有过一个马匹，她越想越远，直到丢失。谁知道呢，冬天，茱迪总在丢东西，各式各样的，有的也许是它们自己搞丢的茱迪想，要是每一件东西都是她搞丢的，那她又怎么会出生来到世上呢。要知道茱迪是在一个冬天出生的，冬天总是冷，

茱迪站在窗前，手里捧着一杯热水，想起有一匹马是粉红色的母马也许是她自己搞丢的呢。茱迪一直记得她没有忘记这件事。她是茱迪，在一个冬天出生，是一条鲸鱼的名字她从没见过但总在想起，这些事茱迪她总能记得，即使她不想去记得。一匹母马，粉红色的，茱迪总是想不起她是在什么时候搞丢的，以及为什么。我们的茱迪就是这样，在冷的冬天，她站在窗口喝着杯热水，总在想起她搞丢的那些东西，以及她总是想不起它们为什么搞丢。茱迪知道，有些东西也许并不是它们自己搞丢的，否则她就不会一直记得。即便她是一匹母马，粉红色，茱迪经常会想起也许在她出生的那个冬天就已经搞丢了谁知道呢，冬天总是冷，容易搞丢各式各样的东西，茱迪就是这样来到世上的。茱迪站在窗前想。一个马匹，她是粉红色的，是一匹母马，她也许是自己搞丢的。茱迪看着一朵云的移动想。在那么多搞丢的东西中，她是一匹母马，也许是粉红色，茱迪没有记得。这也许就是她搞丢的原因，没有为什么，她只是搞丢了。我们的茱迪就是这样的。她看着天空中一朵云以及云在缓慢移动她想起云以外的事情，有些是她早已忘记的，茱迪想起。她没想到这些事情像一匹马

搞丢了这样的事她还在记得。她是一匹母马，粉红色，是在冬天出生的茱迪记得。冬天冷，茱迪站在窗前，想起她与她的马匹往前走着，越走越远，一匹粉红色母马，也许是茱迪自己搞丢的那一匹，她还在记得。谁知道呢，云知道吗。一朵一点儿不像一个马匹那样的云在天空中移动，很轻，也很像。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她一直记得。茱迪还在记得。即便她是自己搞丢的，茱迪也总是还在记得，没有为什么，茱迪总在丢东西，各式各样的她还在记得它们。也许是茱迪是在一个冬天出的。也许她的前世是一条庞大的鲸鱼。不知道，茱迪没法想起所有的事，像一匹母马，是粉红色的，茱迪也只是一直还在记得。也许很快又会搞丢。也许是她自己要搞丢的，我们不知道，也许茱迪自己知道。冬天冷，茱迪在窗前站了很久。

下雪两首
Two Snowfall Songs

一、乌鸦和狐狸

玛格丽特

刚刚好，掉在地上，

一个桔子。

它甚至不是一次

完整的反弹，或迅速从这里

移开，告诉他们

这次的交易又失败了。

寓言，预言，以及语言，

避免季节性掉毛的办法不多

同理，手段不宜单调，

花太多时间在同一个锅里吃饭

太敏感。为了延续这种错误，

现在，中午 12:25，洗洗睡。

二、条件反射

一节磨刀石

陈旧而发黄黑色，

闻起来比一间缓慢移动的印刷厂

来得清淡，

你很有帮助，这会儿

直走，尽管它

就快搞定了。

裴后来一直在走运，争取得

各种还俗的机会，

她是真酷

一开始就知道如何绘画，游泳或其它

并且没有一顶点儿政治上的瑕疵，

就连花草树木都为她倾倒。

但那是用不着去说的，

植物神经绑架一切宏大主题，

一个可以无限延长的复合词而不是句子。

感觉会更好些吗？

从午睡中醒来，

烧干一条河，它们有时相等

却不能叠加在一起。

经验告诉它们如何获取更多的经验，

而一根筷子的发明最终落在了

一只猴子身上。这里明显有点紧，

但这是谁的？相信我，

放松下来就能等来一场下雪。

可弯曲的现在。

一种现象，或一个段落大意，
但归根到底在斜对面。

*A Phenomenon, Or A General Idea of A Paragraph,
But Ultimately on the Oblique Side.*

所有星期四中的一个阴天，
手指旋转一根笔杆，精确到
吃剩的这碗草莓的数量。
这是一次特殊的机会。这是一件摆在桌上
可以指出的静物，不会有“下次见”
的那种情况，它的阅读体验并不理想，
上下午在感官上的差异也不明显。
仔细想，这些思考统统是一次性的。

一根无处不在的带鱼
An Omnipresent Hairtail

略过这些
优先处理那些
案头工作。
一夜的解冻
导致水位显著上升。
作者一定是利用
午饭时间
下了一趟楼
在极端
保守的天气
看见它的反面
就在这附近
既可作贬义
也可以认为是

一种结构性描述。马匹
没有屈服。
弓着背
四肢猛烈弹跳
它的野性还没来得及
被驯服。
它那么长而
银亮。
也许绿色
会更适合你。

空气中的生物 *Celestial Creatures*

嗑一会瓜子壳。
创建一个小型堆栈，持续插入

异常。

历史上喝着露水的猴群。

别指望我会表演什么奇迹，是你
有什么可取的计划吗？

那根牛骨头在锅里煮了快一个钟头
零五分钟，
精致的浮渣。

癸卯冬至二首

Two Songs At The Solstice

(一)

出于某种良好的愿望
坐在阳台上等
不会有损失

它可能是一头鸟飞过（从右到左）可能是
两下敲门声
等，一个安静的动作
与寺庙无关
等，或等待为空
一个安静而粗糙的动作
已经很久没有练习
它也可能是（一根腿搁在上面）
洗衣机突然转动
也可能是这些阳光太过晃眼

（二）

就像所有天空，冬天又是一种什么颜色？
而作为一种情感，这种冬天让人沉默，仿佛它
并不全是一种天气现象（这是我的问题
因此，它）也不适合持续等待。
她用飞过的鸟算了一卦，还是在旧社会。

黑武士

A Black Warrior

又是漫长的黑夜，没有灯火的屋子里比屋外还要寒冷，我们的武士空着肚子，解下佩在腰间的刀具。这是一把振出式塑料武士刀，收纳起来很是便利。平常，他总是佩戴它在月亮下散步，练气，斩斩树枝花草什么的，多年来的放逐生涯使他变得格外平静。今晚也没大的不同，只是这会儿，他感觉有些累了。他穿上厚厚的袜子，爬到床上休息。

自动 Automatic

汽车在高架路上跑来跑去
云在天上变幻移动
自动免费的一天
我喜欢你在早晨出门，傍晚回到家中
不再相同
但还是认识的。

柯达照相

Kodak Phot Shop

尽管它也只能是一种轮廓，
但我很想有一张脑子里正在思想一头大象
缓慢行走的证件照。

自拍的效果并不理想。

有一家照相馆在附近不远，他让我
摘掉眼镜，下巴颏稍稍上扬：对，
就这样，保持不动！

象群越走越远。

他白痴，
不知道拍到没有。

在别处 Elsewhere

在南太平洋一小块浮冰上
一头孵蛋企鹅
睡着了
而在自古以来乌漆嘛黑的约旦河岸
有人正忙碌地抬着担架
(这会儿，乌克兰
明显已经过气了。)
世界不大不小，
它主要是远。
远得让人不想吃饭

十二月三十一日长河垂钓归途中作
Writing En Route After Fishing, 31st, Dec.

两群鸟前后飞过去，停落在树枝上，黑乎乎的，像没掉完的果实。

也可以是这些鸟飞过去停在那儿，树一年一年从地上往上生长，树枝接住它们。

也可以从人的角度理解为鸟与树的必然相遇。

新年賀辭 二〇二四年

New Year's Greetings

時間過得真快，又到了年末。明天又會是漫長一年的開始，一年很快又會過去，又會來到相似的年末，在物理刻度上沒什麼不同。時間總是單向，均勻，意味著變化的不可逆轉與永不停歇，懂得這些道理的尼姑們都走了，只有裴還一個人留守在空蕩的玄談廟。與菩薩為伍，她沒什麼特別要去的地方，對於不懂的事，她盡量不去預言與判斷。那是菩薩們老早已完成的工作，她要做的無非替它們揮掃一下灰塵，上一下漆，保持香火日常供應諸如此類，大慈大悲，菩薩著實也挺可憐相的。這會兒下午，陽光和煦，雲幹淨，万物緩慢移動，裴照常坐在廟門檻上磕著一碗瓜子殼，幾只散養雞圍在她的腳跟前爭啄。尚且如此的畜生（牲畜），它們不知道它們的祖先也是被馴養的鳥類。

元旦

New Year's Day

一种洞或开口，光和其它物质可以通过，光和其它一些物质通过后，它会产生新的缺口

他在烧野火。附近，两个钓鱼的人望着河水在念咒语，在频繁使用祈使句的这一天不新也不旧但现在

且只能是。这些东西是下一课的内容，这些东西不在埃及或淮安，它们到处游荡，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的这些东西以及它们

光和相似的波纹推移，他是怎么想到的？还是直接看到。既然他过去也经历了与我们相同的那些日子

顺着这一根线索，他醒来后把它打开，可是这时，火已经烧灭了，只余下一滩等着受潮的灰烬

獾 *Badger*

我们在它的洞穴外发现了这只獾。它也及时发现了我们。在采取紧急行动前，双方都在等待对方谁先犯错。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但是我们不清楚，这样的等待是否已经铸成一种错误

因杂食导致的忧郁，用一只防光的眼睛瞪着那个不知道从哪儿投射来的影子，失去事物的关联让它（同理，我们）感到世道在一直下沉，落向一个帝国游戏的垃圾时间

下雪与反封建，这里甚至没有一个定语是正确的，因此它从不提前去预设他们的活动范围，洞口朝向以能看到北斗七星为标准

至于其它，研究慈善事业或澄清某一类超凡厌世哲学，以一只完全不属于我们的獾的名义，它只想尽可能趴在原地不动

一个饲料槽 *A Feed Trough*

长满了水草，但仍诞生过圣婴的一个地方或一种器具，今天和昨天保持在同一个季节，一样的冷与亮度

电源，显示所有窗口。它们不能在文言文中找到的东西，滋生在我的邻居的那条戴护目镜的鬃毛狗身上。要是不理解也没关系。愿望是美好的，电话总是突然响起

是形状决定了一件容器的实用价值，你要离它足够近，它才会输出越来越杂乱并且是你一直想要的结果。从纹理上看，它们并不适合用来叙事

整洁也是它的一部分。太阳钟指向 11 点 59 分，在海上漂浮十二天后他们放弃了遇上陆地的可能性

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Fossil Discovery and Research

那时你在一场旧事中做梦，一支水流缓慢流淌，后来被证明只需要稍作调整，窗台上的这瓶花草便可无限期取消，问题是那会儿你真的逐一认识唐宋八大家的仆人们吗，他们那些鬃毛拖垂在地上的马匹

无论这一天是不是适合叹息，它不会是挖掘伤感的一天。零星的一点情感在附近晃荡，你空泛而全面。因而衰老加速接近你。你没有记住它们的名字也不会忘记这种感觉，音乐实在太吵闹，它明显具备比你自身宽阔的色谱，更奇怪的能量

一部立体影片能做什么？它仅供那些生活原本就愉快的人作为参考，偶尔使得阴影照亮他们

信天翁 Albatross

这是不建议的。此次旅行，频繁纠正申请表上的目的地，导致他对如何完成手头上的工作完全无知

水像雨一样从云层坠落，风暴加速所有进程。哪些是不该有的？最大的浪花被选中沉入海底。未经治疗的病人，处理交通，尽管有时它已经卸下全身的力气。它附属于那副翅膀的对称，它们让它变薄，在夜晚飞行时能够进入良好的睡眠

每一年，纪念那些就近的逝者，作为我们活着的部分内容。每一年，我们缩短一点点。我们与谁更亲密。每一年，我们重复一次忘记。我们与它递归的结果成为我们

诚然，除开恶劣的天气，这一切需要指向自身以外的事物。可是那些被阻挡的风景，无法填满我们乏味的食管

一块平地
A Smooth of Land

镐是一种长柄工具

击破硬东西时可能会用到的一种武器，长着一根粗长而直
的根茎，适合握在手上不断挥舞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明白
儿童教育的重要性。移动，动物的基础特征，尤其依靠双
足行走的优势物种。我们走下来，脸色苍白，鞋底最先被
注意到

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稍微往后退去，臭鼬或一个被迫拟人
化的利他主义者？不是很清楚

客户端

Client-Side

发现没有？没有。一个无线阶级的好斗与她的裤子，现在，把客厅灯打开

客厅里坐着客人。她无法完成自我统计。与窗台上的玻璃瓶比较，她不是一只瓶子。与一个高脚鹭鸶逐一对照，她更接近。用这种方法她只能接收到附近的亿万分之一。但也不是毫无感觉，她感到不重也不轻。这是不一样的

抛物线 *Parabola*

现在是冬天。具体到一种动物它不再像是一头鸬鹚。失去顶端范围优势导致它处于一种下落状态，但我们还是为它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延迟。长期以来，这正是我们的工作

可见火气大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两头都没有依靠，一个动作，运气好的话它可以预测。裴曾经迷恋这类普遍的历史规律。她也是经验的产物。我们的裴望着一个绿色玻璃瓶。这其中，绿色又怎么否定

绿色是怎么定义的。她没有在想。转而想起了鸬鹚，它们一定错过了相交的最佳时机。它不诚实

一根抛物线，握在手上，它硬。凭空想，它非物，没法落到实处。而要是让它停在空气中，与一头鸟又有什么区别。都是完美且遗憾。生来自由才是人。抛物线只属于上帝

一个在这一天的晴天
A Sunny Day on This Day

凝视一件物。

摄入太多的糖，与每天
都在制造的烟雾。

佛陀的反义词最多能是什么意思。

总会有人到达山顶，
为了在那里吃一顿火锅。

远离政治学干扰。

就是这样，看着一辆车
在街上被拖走。

比如云，一种可观察到的序列。
一次闲逛带来的舒适度很快会散去，
但请等一会，这里并不包含实质性的东西
需要称重，填补大块大块的漏洞。
它们很难说是一些现成的名词。
那么它们可有可无，亦可挥发。
但不是在这一天。可反复进入的这一天。

传令官敲门的一个下午
*One Afternoon When The herald Knocked On
The Door.*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一日，用吃剩下的瓜子壳算了一卦。我以为会是一个女尼姑，依旧穿着那双宝蓝色人字拖。或跟着云跋山涉水来的尼群：理论上，她们应该云游去遥远的前线。可是统统不像。这个人他裤腰带上别着一根马鞭，急急忙解开包裹，取出一副破损严重的山水画让我看对不对。阿希巴，我当然说东西没问题是好的然后呢。他没说话，望着我。我不认识，我同理也望着他的脑门。（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小会，他举起鼻孔深吸，扭了几圈脖子后把废气又缓又长叹出。怎么搞成这样子，他扭过头看着走廊方向叹道。接着一遍一遍把这句话从起先咏叹调到最后索性跟我们老家那种戏文班子似的独自在颇为阴森的走廊上舞唱了起来。

一块阿富汗毛毯 *An Afghan Blanket*

有遗憾，也有后悔，失望与惋惜，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弱磷光，
每日一诗，动脉硬化无可避免

让我们感到懊恼的还不只这些。阿富汗尽管是阿富汗人的
阿富汗大致上不会有错（依次类推），但这块毛毯现在归我。
而之前，我只有“两个遥远的阿富汗雨滴”：远，且阿富汗，
约等于什么都不是

还是回到一九八六年，我去镇上参加奥数比赛。那是我到
达过最远的地理边界，回来时还买了一根桔子水棒，两节
头的。整天藏在裤袋里玩，没舍得吃。后来，一九八六年
冬天，一个中午，屋后的水沟里躺着一个和尚。我去看了。
那会儿的情况有些复杂（详见拙作：1986年，小雪），那
两天总在想进化是什么意思？我实在无法接受一头猪不说
话，是它不愿意进化成人，这种思想方法

鯷

Anchovy

茱迪能轻易吃出米饭的优劣，认识八爪鱼，不知道乌贼的英文发音。

茱迪因为一直是我们的，她也就迟迟没有真的落发去灵隐寺出家。秋天很快过去了。

茱迪，2003年，杭州的冬天潮湿，年轻。像海里叫不出名字的银色小鱼，无从知道水是咸味的。

那边的树
The Trees Over There

有时，在我这边
握着一个桔子玩。
要是在那边看得见的这株树木
是一个纯粹又粗糙的概念而我必定
也是。我荒芜（小小的一片），
不像在一件容器里，
同时完全没有
感动与暴力。
这仿佛是长期训练的结果。

格式

Format

画一副山水，召唤鸟飞来停在纸张边沿。听它讲道理。二、画一幅正确的山水图，还没晾干，单独的一头鸟便飞来，缩小，掉进画面中。只是这算什么意思呢。鸟有鸟的故事与自由。很久没见的一头鸟只剩下了轮廓。

鸟的格式关乎做鸟的方法。鸟的兴衰基本与历史（连续并统一）无关。一头鸟需要从头校对一遍，确保理论上它是鸟而非其它。

鸟，天上的飞物。具体到一头雁类候鸟，地上的鹅是它颓废的那一面。因此。

一九八六年，鸟在天上乱射，定义天空的空荡。这里没考虑下雨的情况，那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不是在一九八六年，下雨就应该带雨伞。

盆栽海棠

Potted Begonia

现在是冬天。根据一般经验推断，几十年了她肯定见过海棠(以及它的花朵器官)但没印象。现在,冬天。第三千禧年。在地球上以及什么是现在。在哪儿。哪儿是现在诸如此类

一个短语缺少事物的完整性，不可用来持久思想。其中保温是关键，我们看见根须扩张的神秘，在固体的暗黑中。而另一端面向空与明亮。双向生长使它自然分裂，反之，粥煮熟了

她在冬天缩小。活动范围仅限客厅与最远到达阳台，枯萎速度低于一个盆栽植物让她满意。她重复来到现在。她作为一道极微弱的波纹与自身叠加时她能察觉吗。她在一个一切都被决定了的黄昏决定举起一只手试试

小塑像 *A Figurine*

有所思。但并非原来的相互复制，老年人常说时代变了是吗，时代真这么容易改变？摸不着北，又一代年轻人提前悻悻老去

不动，化身为菩萨。

菩萨大，拒绝革命与进化，包容不可包容之物，均匀分布的尘埃增强它表面的质感，菩萨的脚底板

菩萨的沉默、供需关系、对什么都不耐烦。菩萨，完全熄灭的火焰，彻底觉悟的香火主义

泥塑摆件的一种。脖子上挂着链条，接受大众改造。菩萨最后潜入大海，消失

书店

Bookstore

(一)

鸟立起冠毛以示攻击，风严重影响垂钓，两边都是不利因素。门口两边摆放着五针松盆景。骨气弥漫，相声演员已站在戏台上

(二)

进行嗑瓜子壳表演。语言艺术，经营成本低，想头芜杂，知识分子士大夫扛风险能力在历史上是最差的，只有当作风水摆饰。一晃几千年

(三)

漫长的婴儿期与顿悟的不可能。同理，尼姑与降落伞无非也是一种并置。

下雪与旧社会

Snowfall and the Old Society

傍晚，外面在下雪。她躺坐在温热的水缸里，想起旧社会的一个穷人。那是真穷，穷得连一个雪花也没下到他家门口。吃过夜饭，他抱着猫睡觉去了。而要是不下雪呢

在以前旧社会，下雪的日子总是要来得多些。傍晚，一个人醒来，推开窗，看见外面下雪了。远处山上黑乎乎的，下着更大的雪

雪即使在夜晚也是白的。每一个雪花不同，它唯一。它们都唯一。是一样的。这就像放在整个唐朝，也只有一个卢照邻，天都黑完了，他还站在窗前等下雪。这是文人的宿命，

也是他们的通病

一双袜子，下雪通常分两种。下，以及不下。无非这样。很少有既下又不下，或下了，但没下下来的情况。旧社会除外，它不依仗逻辑运作，旧社会是超自然的。或下与不下，仿佛都只是在一个人的心里

而为什么必须是旧社会？这方面，她从没想过。旧社会即使旧，它至少还是社会。而雪，下在社会上，不分旧与不旧。雪只是水的一种固体形态

下雪与旧社会

Snowfall and the Old Society

情况没什么不同。一九八六年，当地没有下雪。一头鸟从树枝飞落到地上，这是一个片刻完成的事件。它不特殊、

偶发，或无常。但一定相似。一九八六年，除了隔壁县的一个衙役闻讯前来缉拿一个莫须有的要犯以外，并没有其它外人来过。当地显得异常冷清与自闭。我去村中央的井里提水，路上遇见这一头鸟。它停在一株楝树上，跳起，在一小段抛物线轨迹的顶端位置开始自由落体，快要撞到地面时打开翅膀，扑腾几下，平稳停落在地上。比如下雪。

下雪与旧社会

Snowfall and the Old Society

连续两天，一朵积云几乎快要把账房填满，大大小小的瓶子，几本过气杂志、文学书、乒乓球，等着有人回来，从肩膀上抖落一些街上的吵闹声，不过也可能是空调在响

意识到要下雪的动物穿过篱笆，对天气的日常性疏忽引起它对它更高级功能的怀疑，他们计划经过这里，一直以来，它对他们的计划并没有要补充的

把门窗统统关上。通过窗户纸的洞，他看见雪地里游荡着一头豹子。可为什么是豹子（它清晰），而且母豹（难道它就晦涩）。难道它还是朝廷派下来的。不知道，欠账当然还要还，恐惧一旦开始便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因为下雪。有人想起冬眠的好处，他们走进电影院，不再担心脚上没穿袜子

下雪与旧社会

Snowfall and the Old Society

要是不下雪呢，一双袜子。

要是只是不下雪呢，情况又会怎么样。林冲奔赴梁山的可能性会不会降到历史最低点。它们谁更大，下雪与历史。它们哪个又更广泛，虚拟或刻舟。尼姑们还愿不愿意走去西伯利亚苏联，一头鸬鹚是否仍旧沉在湖底坚守着规矩

从出淤泥到下雪，我们有时感觉它的范围不够用

下雪，一种直接视觉感受。它基础，难忘，由词语造成的幻觉通往远的事物，那里也下雪

无非也就是说，在旧社会，总归不存在不下雪这种特殊情况，在随便哪一天，山水间飘着让人心情畅快的雪花片，我们骑马路过，看见三个人蹲在一间屋里吃饭。考虑到这趟差事是急着去报信，也就没进门拜访

下雪与旧社会：虎篇

Snowfall and the Old Society: Tiger

闪着灯。一个人心里总是存有一件什么事情，回家路上语

义的堕落产生轻微后坐力，重新打开，屏幕又变成了暗色

一个人她忽明忽暗从来是她这一个人。并且以尼姑的标准视觉观察，她有一根好看的裤带。肩上披着海带。她不知道。这一天的下雪概率还没来得及统计，近处，有些人在各自回家的路上，有些是下等人

谁是？下雪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由于它同样存在一种速度，她终于想起虎。下雪，一头严格的虎。虎年，虎山以及虎杂七杂八的那些美学。那是在二十年前，而且，二十在这里正好是一个实数

社会跟潮水相似，涨落有序。虎呢？在以前旧社会，虎严格，但它算一件事情吗

虎也只有下雪了，站在山顶望着下雪这种运动，它仿佛才成为一件理想的事情。否则，她心里想的又是什么。它通过什么转化

远处灯光闪烁，不一定非得每一个人都得回到家中接受再教育。其次，有人笼统认为下雪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

可以理解，那是在以前旧社会

虎，而不是下雪。她这会儿坚持想。单独想，而不是粗暴替换。以前，她也把它们混在一起，以为不可分割，也没有谁是谁的部分，比如：下雪了，虎从山上下来，来到河边饮水。其实，是不是下雪，虎每天都会准时下山喝水。

它是虎不是吗，一头严格的虎。

虎，而不是已经在下雪了，一个人像灯火闪烁忽明忽暗，她想起要尽快回到家中睡觉，暂时隔绝这些似事或事。

下雪与旧社会

Snowfall and the Old Society

一小块时间，用来坐在河边。河水浑浊流淌。白色高脚水鸟踩水过来（我知道）说：人，无论你想说什么，记得不要跟鸟说话

河上下雪那几天我不在。我在旧社会游荡，那里当然下雪。我特地去村里探望卢照邻，丫鬟说他当然不在

也是。旧社会大，他想去哪儿都行，哪儿都是旧社会。她生闷气，暗示我的朋友大概跟着尼姑之类的走丢了罢她说，要不留下来吃顿便饭

望着河水流淌。今天晴，评论河水流淌是一件费力又没好处的事。我当然知道不会下雪

下雪与旧社会

Snowfall and the Old Society

下一会雪。在锅里或往外跳，或在浅水处。

这里没有什么是主语。它限制了进一步思想，顺便把音乐关掉。

下雪轻，有人因此赞美一把斧柄。

要是下雪独立而远呢。

每一天的额度有限，拥有一双听话的手是如此重要。

而这些用来烧火的废柴明显来自一件晚清家具，不朽的松脂，伴随过多的损耗，最后难免被遗忘。

也许并没有真正的原因。他听到鹅声混乱

准备在门槛上坐下来，喝水也休息，视线沿着一根直线来回移动。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无从获取它们该有的联系。

偶书

Returning Home

到镇上买钉子要能钉进墙的那种。
村中央广播高音喇叭不见了。
隔壁邻居养的凶鹅年底吃得掉。
多云的天空还是一样巨大，空荡，云缓慢移动。
阿弥陀佛，某个念佛老太婆的积蓄又被谁偷走了
(这次包括一对玉手镯)。杀猪的打包票说
此猪至少四百斤以上。去机耕路上踱步
远眺多坟的山水风光。晦气由古及今蔓延
一晃又到旧历新年，乡村寂静如狗。

邻窗怀古

Nostalgia By The Window

离旧社会近，风不像风。雨和雪要下不下
牙齿掉了一半多。路灯只够照耀自身
年轻的东林党躺在水缸里整夜抽泣
一只嫩绿色昆虫洁净透亮，触手比躯干长
附近，连一根尼姑腿毛也没遗落
远处竹林结构单一，静态，腻烦了相互倾轧
农具还是五十年前的。但原先迷信佛的裴
上个月已彻底改宗成了西方菩萨这叫什么事儿
但低保补贴每月照发并且，隔一两个村就有一个
写诗的废物：我本剡溪人，整条唐诗之路
都是我的。另一个？大概已疏于算命
流畅而伤感，度过一个又一个无算的日子
嘴里吐着传统泡沫，把掰手指头数数当成数学
事实上他在流感中风后再没产生那种大势已去的迷糊虚幻

旧社会与写作

The Old Society and Writing

我有时旧社会夜晚降临
整个身心完全放弃
没有法律与秩序，
饮些水，暴坐在床头
冒些烟雾。

旧社会（它不是正式原因）旧，
旧到忘了翻身，
一旧到底。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任意一头鸟从不知道
什么鸟地方从窗口飞进来
附在我身上，
通过我，默写它那些
人至今无法辨识的鸟语：

详见一九八六年做鸟的方法。

每次，
我都照做了。

我们无冤无仇。
我是它精通韵律
与修辞形式的一件工具，
而它是我的内耗游戏。

鸟与人
混在一起并不是鸟人。

它有时神经，
喙嘴在我如泥菩萨般空洞的体内
乱啄一通。
妈的回音还特别大。

我马上安慰它说

没事的，
在旧社会而已。

所以什么是写作？它的前提是什么。
鸟（它不会一直是一个动作）尚且如此，
也许它只是一种事后总结。

应 *Echo*

不管是谁在面临行星的变化，低速通过。一次沼泽地冒险，一系列变形，直到死亡在前方回收整个过程，偶然也幸运。现在，一根喷水柱

设想一下你可能是怎样的一根朝向天空的喷水柱。它的质感，力量与硬度。马群听到巨响后开始狂奔，掀起拗口的文风让写作者感到一阵阵犯困带来的愉悦，仿佛一只四足动物站在沙漠中干什么？它的在挺进中的不断倒退

只有想象可以超越事物变化的速度。它的副作用更为明显。它与我们无关。这一天寒冷，南方，窗外能看见的东西都有定义。除了路边这株银杏，因为那种宽大而仿佛像一株真正的树木也与我们无关

一千年以后

One Thousand Years Later

一刀肋条肉

清水煮净，供在案桌上

在清晨的烛火中

请来各路菩萨。

菩萨虚拟

他们也用画面思想，菩萨在我们

不可知的那一面。

放之四海但功能毕竟有限

大菩萨，也有衣冠邈邈自在最上照明无思议菩萨

系统复杂，饿

胃口一个比一个好。

与菩萨为伍，

时而也剥削菩萨。

下雪与旧社会

Snowfall and the Old Society

要是真下雪了又会怎样。

雪在下。

从昨晚下到现在望着窗外它

在下些什么。

雪从空中缓缓翻落，

有些勉强算是一个命题，剩下的

就连语气练习都不是。

那么作为对象呢。

无论用来叙述，赞美，

尤其反对，

它都不高级。

旧社会是这样的。

在以前旧社会，无论一场多大的雪
最多也只是一种故事背景
更进一步，
旧社会也只有背景，
主体如一头鸟、一个落拓书生、
尼群之类东西几乎消失不见。

但是这雪，真的下得又大又满
整个天空都是它的
仿佛它就是历史本身

在这种形势下，裴实在
不该出门，戴着斗笠说是去理发。

海报

Poster

一、脾气

持续多天的阴雨。

持续多天的阴雨我走到窗前，看看这小片的竹林。多天的阴雨，我在屋子里坐着，很少抬头看向窗外，那个屋顶，溪流，稍远处山丘重叠与在雾气中的隐没，剩下一大半是天空。它们（天空）一直是这样的。

这对，也不对。

但它们一定比我要慢些。我以前年轻，总是急着想把一件事搞清楚。

这也没错。

对与错，路程上有差，但基本意义相同。只是后来，我的

脾气在变坏，很少去回忆和思念雨水，对气候变换也不再敏感，变得越来越像一头狒狒还是蝠鲮。这些，大概没剩下什么可说的了。

我现在主要看着这一片竹叶。

等着又一个水滴从它的叶尖上脱落后，那一个小幅度的回弹。

还是说反复凭空想象一个从云开始的雨到最终落地成为水时，因为中途的稍作停留，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雨

这种情况。

二、火

一根火柴

我一直没有用，它是有一年秋天

在机耕路上

一个尼姑突然送给我的。

她说过，一定不要
点燃尼姑的火柴！

一般来说，事情总是有原因。
我那时年纪小，望着她
远去的背影，
还不知道迷茫是什么。
我有时冬天屋子里冷得不正常，
掏出这根火柴研究
好奇它的火是什么样子？跟别的火
有什么不同。二、
它有没有火？骗我，会不会是
一根点不着的火柴棍（但我相信她，
世上的尼姑总归是差不多的。）
三、一个人是她但为什么是尼姑呢？
或一个人尼姑但为什么是她，
仿佛来自宇宙的尽头。
总而言之，这一切试了才知道
可是我没有。

鹅 Goose

鹅，家禽的一种。

兼具鸟与佛的属性，视觉扭曲，
脖子硬，卵生。

鹅情感薄弱单一，鹅声嘹亮，
离开大部队后独自郁郁来河边看水。
鹅有恐水症。

鹅信仰脱落，历史虚无，以及其它
疑难杂症谁知道

下雪，鹅把鹅头闷在翅膀下昏睡
阳光下，鹅咏叹

潜水艇是一种深水下潜工具。鹅有时明末清初，梦见
长出牙齿，大量掉毛，舌头打结，在不打乱次序的情况下，
屁股一个接一个拉蛋，鹅掌抽筋

鹅被反超。

而有时，鹅规矩，完全不在思想
与动作鹅只是反复起伏
在当地固定时空中。鹅时隐
时现，领地意识几乎失传

墙上有一个洞，鹅穿过
正好卡住。而要是路上有一个坑呢？
都不用去试，它一定合身。
等于说鹅习惯于无条件投降

左对齐。

有时懒得对齐，鹅有时阴天乌云，天晴也是乌云，鹅
感到大限已过，肉质变松，鹅也是动物，鹅也是动物吗

鹅，咏叹而不是评论，鹅弥陀佛

爆竹声中作三行张临润

Three Lines of Words Adjusted by Zhang Lin

阳台，阳光正好，几处屋顶错落，及远便有山林。

左边也是竹林，（越地风光剡领先）初一日，门前这株枯
枝枇杷过了花期，鸡鹅声惊恐而混乱，庆幸度过年关。

附近无风移动。阳光照射这一切的一切，按正常情形，这
山的高度还能存在几十万年。

短暂的欢乐也无尽忧伤

Temporary Joy, also Endless Sadness

黄昏，龙瘫痪在金黄的屋脊上，
我醒来看见它正小农意识发作。
嘴巴吐着泡沫，鳞片粗糙而旧；
爪子乌黑，须跟枯葡萄藤似的。
眼神没落无光，翅膀长在尾部；
动静脉硬化严重，精气神全无；
只等屋顶倒塌，就地把它埋没。

夺命剑

Samurai Rebellion

此刻（现在全部），
一些不多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
当然是我在一把椅子上坐着不动，
也不愿动：这非常反动物性。
剩下的，这些那些
我们还是不要去讨论它们。

游隼
Falcon

一种朝圣，
它耗时而滑稽的赶路仪式。
我们讲到六祖逃亡路上的惊险，
与实际顿悟的不可能，
而数学作业必须在晚饭前
完成，以一头鹰俯冲的速度
掠过童年。如果做不到，
我们也不会重头演示一遍，
它隐喻，潮湿，
最初是什么样子。

鷓鴣
Wren

每年都像是云。它们
一部分充当候鸟
因为高而远
并没有声音传送过来，是形状
在决定它如何飞行。

它必定包含消极的因素。
但是能够在有限的天空中
偶尔发现它或它们，
仍让一事物充满惊喜。
现在，怎么理解它们
永远不是我们看见的那部分？

下雪与旧社会

Snowfall and the Old Society

鹇（小型涉禽的一种）
通常比鹤来得孤僻，
然而这一头黑尾滕鹇更加病态与广泛分布。
它在任何地方，又从不出现
的确切原因现已无法查明：
在以前旧社会，下雪
我们隐约还能发现它似是而非的踪迹
便派人急冲冲跑到县衙门上报
被趴在门槛上玩蟋蟀的衙役拦下说
回去吧回去吧，县令、主簿他们昨天
一大早统一谢病去附近深山
落发啦，又或者大约是趁着大雪
赏景钓鱼去啦也未必不是谁知道呢，诸如
此类心不在焉的托辞
边说边自身竟也彷徨了起来。

当日摘要 Digest of the Day

用来记录你忘了买牛奶，
也可以在巨石阵边上听见他
打字的声音，因为患痢疾，
祭司正在赶来的路上，接下来几周
将会有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

应该学习植被抗冻的方法，
它极糟糕的原义，是什么东西
在回响？那么中性，
并陆续回到屎命中来。

一个事实：在低潮期，
岩岸有一根巨大的海带搁浅，
烧成灰，用于制造玻璃。
这事主要发生在冬天，昨天和每一天
类似的经历和浓度，这些

只用一根手指也能完成。

天快黑了，你还想写一写屋外的雪景吗。

夜晚的梟 *Owl Of The Night*

那么一头不反光的一头鸟在夜里也不急着
发光的一头夜鸟它是的。它不反射光。它在夜里
吸收黑光使夜更黑，更漫长，它不擅长处理
这些的一头鸟是一头夜鸟。倒挂在树枝底下它
是一头夜鸟不会反光也不发光，在发霉的夜里它是
一个谜语比夜更黑的一种沉默那么它究竟是什么？
让夜来得更黑更漫长那么它又不是。
一头夜鸟甚至来到了夜的外面。

一件引火物
A Peice of Ignition

在这样一个阴冷得让一头野兽都会感到犯困的天气里，洞穴里最后一点火头也熄灭了。他守着这堆篝火从忽明忽暗到最后一个火星逃走，没有一点办法。这会儿，外出狩猎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他们大概去了更远的地方。他没有听到山那边传来熟悉的欢呼声，呼啦呼啦，只有风不停从黑乎乎的外头灌进洞里来。眼下，他唯一能做的便是躲到那块石头背后，即使昏厥过去，也要把这件珍贵而干燥的引火物紧紧捂在胸口。

第无数条建议
The Umpteen Suggestion

藤壶，
或一小片藤壶的面积。
一间轻便的武器库是需要的，冬天
已经结束，前线有些发霉的物资
长出了嫩芽，稍后，
总会有一辆消防车从天空坠落
丢弃在他们旁边。
那不像是梦在蠕动。

据说，但也非常缺乏依据与想象。
尤其在旧时某些社会里，它的后缀
无疑反映了它阴性的一面，
所以即便在晚餐前做了坏事，
你可能还是无法通过诗

掌握大部分生活原理。

要知道你无法拒绝冗长而乏味的时间

常常把我们、尼姑，以及其它所有蝠鱮

单独运送回原处。

游行

Parade

三月与游行，等于一场事故。

三月与游行，也许略大于但一切正常。

三月与游行在略大于但至少部分

还算正常的寺庙里闲逛，捡拾杂物，

追逐一匹鹅玩，以及极少量突然停下

进行一番自我教化。那是在三月，

万物忘了更新，一支云游的尼姑小分队
经过这里，带来大海泡沫般的气息。
出发！我迅速跟到她们屁股后面，
如同找到归宿，快乐的天性
让我们一路上获得无限的完整。

蕨类 Fern

首先，我要写信告诉你，
就像影子一样你并不存在，
除开因果报应以外，
我们利用风传播无效的理论知识。

在超过光年的巨大空洞里，
现在。虚构一些闲谈。很明显，
有人不在家，牛在饲料槽里吃干草，
植物中也有败类，开放源代码
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一部古装武侠片
A Period Kongfu Film

本可以不发生雪崩。
大自然只管自己造句，
不光主语，名词
也没必要有：那些也不是动作，
所谓动作是奇怪的。

为了单方面的宣传需要
特别定制的内乱，一盏油灯与他。收益
无疑是巨大的。

也许有一些偏现实的观众注意到了
他身后的那道残废风景，
这是低成本装逼带来的必然后果，
以为扛着一根杠杆而忘了武侠的虚幻，
它不是传统的表达式。
不是耻辱与骨气，电磁炉，它统统不是，
难道它剩下的就会是唯一？

在带鱼煎坏的一个傍晚
On An Evening of Overfried Hairtail

雨在下，挖掘机挖掘。

否认雨这个前提历史上就不会有挖掘机这种东西。

而要是没有后者呢？（雨的出现也许只能归于神秘）

就不会有一个人的自我批评与修复。

浮游生物
Plankton

我，剩下其它。

总是这样。推倒一个空瓶，

有的话在心里面说，不能写。

因为什么。有的话（它们不重叠，

但比天空在海水中更能适应那种蓝色)
在心里面也不能说。写出来看，
又实在不像话。病人在走廊上排队呼吸。
诗是诗人写出来丢掉的话，我们看见
一个陌生人轻易找到了它的位置。不远处，
浪花朝向消失的方向直到再次出现。
利用吸管，一件微型事物终于
摆脱组织的温暖，而另外一只手
无意中托起它那准宗教式的比喻用法。

原谅

Forgiveness

河水缓慢而有力，
使他感到平静。
过去的那些事已经过去。
河水流淌。

河水流淌，
他感到平静。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河水
缓慢而有力，流淌着。

缓慢而有力河水流淌着，
他感到平静。
那些已经过去的事。

一盒黑壳中南海摆在桌上
A Black 8mg Cigarette

喜鹊是一种偏杂食性鸟类，它鸟。
印刷术的发明与喜鹊，或与一次地震。
然后我看着你离开，几乎失去你，喜鹊。
不确定此刻是不是比一块抹布还要安静。

谈谈音乐、政治与渡河（一个人如何度过晚年）

Music, Politics and To Cross A River

音乐导致情感波动在理性与语言反面一个人总归没法避免。

一个人不想统治与被统治与自治那他得有多闲即算诗也懒得写。

船，倒扣在岸边。

对岸荒地上立着一个人，

也在望着对岸。

他的船呢？

高地狒狒

Highland Banboons

浅水处的罗汉，线圈，一个人再任性
也只有等着，一般来说取出的总是更多。而原本
它可能是一个女人在树下数钱，
她硬。这些年，一直在镇上卖电饭煲为生，
用来错开可怕的雨季。
以及严重掉色，她不太可能恢复到
以前那些有的没的坏日子，我们从傍晚的天空中
得知这一点，勉强也算得上一种噩耗但是
稍微停顿一下便可发觉，这首诗是不是
取错了标题？审美上已无法匹配这些高雅杂食物种，
尽管我们对凝结在它们毛发间的露水
带有同样的好奇，而不是困惑，并以这一天的
黄昏恐惧症作为借口，草草结束。

整理

Neaten

一杯水。摆在桌上一杯平静死水，
已整理完成的一杯倒吸在地球上的一块情感
为零的无机物，莉莉。

呜呼，莉莉
过去了这么多年，还是那个
与自身相等的莉莉。

阿拉伯三角帆船 *Arabian Dhow*

他驾驶船穿过阿拉伯海。

一个掉毛的小型白头鸥鸟跟在船尾。

上岸后，他特地去市场为它买了一个中国竹鸟笼。

湛蓝的阿拉伯海连接亚非大陆。

从索马里半岛抵达印度用时三个礼拜去取经。

不知道那些传说中佛教圣人还在不在。

见到了他会认识。

反正船也已经卖掉了。

春怨

The Grudge in Spring

早上的稀饭又变薄了些。
屋脊上这个鸽子飞来停在那儿长久不动，
一个晴天。气象预报却老早说有雨
而且大风这事究竟是怎么统计的。
因果关系的不稳定让人昏厥。
完了完了，这二十一世纪的风水终究
是好不起来了。上礼拜埋院子里的
六个银杏果还没破土的迹象，还这儿那儿
火灾爆破地震之类。也没去河边钓鱼。
莫洛伊，“现在我可以结束了”
贝克特也懒得翻看。他是一个
吉祥的怪胎。他的诗实在不怎么样。

依据

According to

一头鸟收拢翅膀

停在空中不动。凭什么？

以前，我常这样写：

“一头鸟停在空中不动，

并不是因为它突然想起自己

也许是鸟的一种。”

只是凭什么可以这样写？并不是因为

它像一种哲学思考，它不是。

我没有依据。

更不是出于抒情的需求，

就像鸟必定迷失在空荡的天空。

都不像，也不愿意是。

现在，（天空正黑下来，

一个人还坐在阳台上，

还在想：）仿佛它

只剩下一种情况：

在鸟的下方
有一块透明玻璃。

热带
Tropic

一与移动，
抑或（但非必要）不动与自由，
太多的分类
常常导致解释的混乱。
至少有二十种风与至少只有一个人
不是在说谎。她翻过一面墙，
发现自己并没消失。

五十雀
Fivity Birds

今天的有些云状像山水，
没有去年剩下的多。有些日子
倒着，而大部分均匀
分配给了每一个人。
一头鸟雀脑壳微小无需它们，
它技能奇异，从没学会如何煮透
一顿晚餐。所幸它在遥远
东方的天敌已被庄子轻松捕获，
添加到几乎失传的序列中，
返回后，又把一只脚爪
搁在这部洗衣机上。
这无疑是一次真实的壮举。

抛物线 *Parabola*

昨天，得益于它乌鸦嘴似的形状，
使得他从外面带回来一根树枝变得更容易，
排除掉色彩干扰，它负责
上升的那部分。如果只是这些。

谁会想起在山顶上
还有一些水分没沥干，
他没有等来游击队路过，即使下了山
又能去哪儿呢？他与它无法交叠就像天空
只能倒映在湖面下：如果就像天空
在湖面上的倒映，
就像即便在湖面上出现
天空的实际倒映，仍不足以
说明一个湖具有多面性。
即便，它从它最深的底部开始的一切
都在面向天空。这里仍旧没有过程，
一开始它就没有出发。

爬山虎 *Creepers*

现在，不包含其它，
我们是多余的。只有我们
与我们一起停留在这里，
而他们通向一种更空的地方。
不久以后，他们也会成为我们
同样的一部分，但他们
一定会显得更加成熟。相反，
我们却永远不会成为他们，
在他们到达以前，我们也不是
我们。我们勇敢，但什么都
不是那又是什么呢？我们
只有我们，我们现在。

营长

Battalion Commander

在梦里空转。在一个鸟没法歇脚的地方
(天空、湖底、冒烟火山口诸如此类),
在三月末。在一个三面体或肥堆内部。在
举起后放下最后只好弃权不了了之
的下午。在不了了之。在, 其实
世界总归是在围着你转动不是吗的非
经验但也不像幻觉的无依无靠中,
在其实(某个范围内)哪儿都一样,
比如在佃农们一起感觉不到绝望的田野上,
植物还在光合作用: 在这就是规矩。在有时
也在一枚卵蛋中长出骨头来。在有时偶尔也在
现在在阳台上一边躺着一边尽量让自己
只是躺着, 歇火。在这种我们称之为完全
没有在面向对象的特殊时刻, 去享受
集体制下的这些阳光而不去预言。在一个身体

消失以前。在诸如此类以此类推的类似历史波动或换乘中。在，也就是说，在你看来力大概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在不懂就别乱说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自觉中，前提是只在不去考虑不在的这一种更普遍或广义的情况下。

张 3R

Dirty Three

这会儿春天，四月夜晚，棒球。

三哥生快。2024 年，湖水还是满盈的！

装 X 时代却先于你我结束，我在街上

看到那些人的脸上糊着一点儿残酷气息，

他们疯了，当中没有一个是写诗的，温暖的

而这会儿是春天，这很奇怪，小虚说这是他今年喝的第一罐百事。这不怪他，有的人是不会去读艾略特什么的，八字不合。呜，我现在在想，刚才我是不是想起了九棵树阳台上的那只兔子，还是其它什么来着。忘了。一个熟透的佛陀。好在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的朋友总是无增无减。我们不是大海。这么些年来，只要在我们出现过的地方，我们就会留下麻烦。

面积

Area

一个尼姑沉默，默默行走在路上。

四月，一个雨不偏不倚，

正好落在她附近。

吓了她一跳。

其实这一个雨落到地上成为水，

形成的面积（包括样式）也很普通。

到马路对面乘 ___ 路
Road__

到达一个地方。下车后，
同样到路的对面乘坐 ___ 路返回。现在，
它产生的位移是无。它实际
消耗了时空。它白云 _____。它即使
一场泡影也是记忆，这些记忆
便是事件轮廓。这些轮廓 ___ 但 ___，
有些人在轮廓边沿散步，而剩下有的人
只是云（或一片乌云）并非社会组成部分
，他也不愿意。他不再迷信数字、
鸬鹚、点、___、叹气诸如
此类举起一只手臂等。

屋顶 *Rooftop*

一种灰色的、良好的屋顶在阳光下
但主要在风雨中，没有过渡。一些导弹和云
飘过屋顶。

与住在屋檐底下的那些人不同，
她们不擅长发光，旁边
是一个湖。有一种屋顶适合从高处往下
凝视这种瓦片的灰色，
这正确。从水里
捞起来后，它又被埋到地底下。

派邈废头
Palaphatol

在想象中可以。
过去与现在，
要是她没有继续长大，她就不会
认识这样的我们。
在有画面干扰但始终静音的
一个下午，在同样
是派邈废头的一个地方，现在，
它是一个正常的词语。

超烂
Super Sucks

因为，
一个水路快递员送披萨，水警船
撞了他的摩托艇，
那件披萨掉进海里
就这么毁了。

时态

Tense

在过去旧社会，鸟特地停去路边与它
停在别的地方没什么两样。

这停法单一，松垮，不浪费。

那是鸟。

与之相反，我们

也会经常看见一件其他什么东西

同样停在当时的半空中（黑，

并且完全不动），总误以为——愿意相信

它是，哪怕只是本质上是鸟但实际怎么可能呢。

我们隐约知道这其中，社会

只是部分干扰因素，

更大的恐惧则不可能发现。

不管怎样，我们曾经已经习惯“一头鸟

停在空中”这一种说法

或文学事实，而无关它是鸟、停法、

旧社会、时态、又抑或谁是我们。

最小化 *Minimum*

关上一头窗。

同理，关闭一片云，

它消失。

最小化不一样。当你悄悄接近那头

停在路边（像清明时节的鸟那样）

学习韬晦的鸬鹚，想最小化它，

你突然感到世道一下黑了下來，

而你却没有昏厥。

你不懂。站在那里，

只知道你

与这匹鸬鹚，两者

一定有谁是错的。或全错

肥皂 *Soap*

肥皂要是掉到地上，
捡起来就行了。
要是一个人掉到
地上，
可能就要
想一想
(一九八六年)她是从哪儿掉的。
从天上，还是更高的高处？
还是说直接从虚空。
一个人不会没有缘辜
就掉在地上。
也不好说。既然她是被动的人，其次：
掉完后，她趴在那儿不动，好久。
等动完这种不动后，
她才站起来，
拍拍屁股走开。但愿

现在，有很多人崇拜坏人。

*Now,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worship the
bad guys.*

（从厕所间窗户看过去）今天的云满，
云与云靠得近。是一些浅灰色的白云。
比平常低。也许，也来得重要些。我，
不是没有云，但这些不是我的，一朵云
短暂。通常，一朵云不需要经过批准。

裴
Pei

这天晴天，
裴到附近
玄坛庙
去落发，一路上
昏昏沉沉
的。
她索性
把药都吃了。
走过石拱桥，
她看见路边上
长着一株无花果，
她就

什么都知道了。
她（只能对着
那株无花果树）说：
裴，
这不可能是
解脱。

裴
Pei

这天又是晴天。这天
又是哪一天？裴想起要去玄坛庙
落发为僧。
她去了。
落发无非是走个形式，
在心里，她其实非常接近
一个出家人。那是

在一个下雨天，她独自去镇上
办信用卡。路上，看见一株无花果树。
与普通的无花果树没什么不一样，它无花，
也没结果实。但树。这就说明
她的前世只可能是一个尼姑，她想。
而最务实的办法是亲自
去一趟玄坛庙核实。
要是不行（菩萨千万保佑！），顺道也可以
把去年欠的香火
给还还掉。裴就这样边走边想着，
走过那座石拱桥，果然看见路边上
长着一株无花果树。

裴

Pei

一株树木，开花是它结果子的前提、

前戏，或前线都行。总之（在现阶段）结果不能在原因之前。无花果树是一种南方常见的果树，裴的院子门边上就有一株。另一株与之对称的是桃树。这天（桃树没什么可说的），无非是个晴天，裴从外面归来，看见一头鸟在啄她的无花果。只是啄，吐掉不吃。难道是落发的季节真的到了？可是她也只是刚刚从玄坛庙归来。

裴
Pei

好。
一个晴天，裴停在一株

无花果树下乘凉。
有人看见了，便走过来打听：
你是要出家当尼姑？
这个人裴不熟，知道她
是隔壁村的。
也寡妇了好些年。
裴默认说是啊，你东西
带来了吗？
那个人就把带来的
一包东西给裴，
是一个过去
旧社会留下的鸟蛋。

对雨的思念 1986
Missing Rain, 1986

下过一场雨。

其它在水面以下。

雨停后，与风类似，雨停着（自己去想！）

雨，甚至哪怕蕨类植物，

历史远超人。

但没后者来得内容丰富，交错，

稳定，标准……雨自然也是神

刻意的创造（在尤其神秘的雨季）

认识雨的过程 往往漫长而休闲——在客厅

与阳台之间走去走来，

仿佛昏厥与返回。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它们

主要部分都在水下，我们

只能认识到巨大的偏差，

而忘了形成它们的真正原因：

“雨落在地上成为水

体积 *Cubage*

这是一部滚筒式洗衣机。
它不说话，
是西门子牌的，在任何时候
(、任何性质上)与自身相等。理论上，
我也是。但我不说话是因为光在脑壳里想想
就已经够累的了，没必要
把这些传统信号转化，加工、
再放大用来震动空气玩。好处是它
时刻在归纳，提醒
我就是这种东西，以及
我实际上也具备某种功能。而不纯粹是
躺在阳台上的摆设、
一件静物。而必定的缺憾是？忘了。
我来之不易。
而这是一部洗衣机！

约等于一部年久失修的关公，
我们（我与洗衣机）体积相当。
或者（严肃而仔细想），对一个
在空间中位置飘忽的动物，
他的实际体积又怎么计算呢？
首先是因为一，
我不能光只是一点灵魂；还有，
这种类似烟雾的灵魂，没有重量（质量）
有的也只是面积。

盆栽

Potting Culture

云的枯竭。
忘记掉头的尼姑。
消失的前苏联。

被渔政人员拯救的
那群鲢鳙（往上游去了）。
站在台上的相声废物。
大于一的三，与感到
干燥的虎。
不识字的妻子。
颓势初现的暴涨。垂直海面
但不久后错失后悔的人。
精确的虚设。
包括裴的翠鸟。
村级右派分子的下午，以及
旱季中的淡季部分。
论革命的猥琐性。
弥漫在玄坛庙上方的真气。
或者对造反的终极恢复。
凄凉的哺乳期。
你的遥控器（总开关）呢？
荒废的规矩。
亡羊补牢的副连长。

比道理还轻的一个雨滴。

朱德的扁担。

以此类推，烧焦的扉页。

一根松垮的裤带。

一根坎坷的导火线。

反之，吐着泡泡。

香蕉
Banana

在一根熟透的香蕉旁边，它没
朝向你，你不能表现的太过奇怪，比它还安静。

一根所有香蕉中的一根或这一根朝向
所有方向。而你不能。在它旁边，
而它在你斜对面。

还远远不够成熟，在这一根
或所有香蕉中的一根旁边，它是。而你不是。

尽管同样曲折，服从，刻舟，静。

反以
Anti-Yi

午后有雨，雨
不大，预计过会儿会停。
雨是一种相对
干净的事物。
一种性质良好的溶剂，在以前
我经常用来思考（恍惚）的一种
天气现象
——这也许与我是在
雨夜出生有关。

较大的尘埃
Larger Dust

可是，一个孤儿。或者它们
也被排除在可以单独调节的原理以外，
像去年那样
歉收，不顾事实带来的风险，
透支原本就有限的浮力，严重时
甚至导致痛风。

通用

Universality

一根旗杆。

就这样。

牛排 *Beefsteak*

强调它
树林里的一根树木
在它附近以及
更远，是包括它在内的
一片树林

在一根树木旁边
以及蔓延至
远处的一片树林它是

一根树木，以及属于它的
一片树林的前提是它
必须退出这片树林
或后者只是它的一种蔓延物，向着远处：

这是一种离开？
并不是。

一根树木没那么远。
它是一根树木，
没那么远。
伸向天空的空荡
同时实心的黑暗的一根树木它是。

仿佛下午，一些风
摇晃着这根树木。
在它附近，以及不知道多远，
（不包括它）一片树林
模糊而安静。
剩下的，
是你的事。

树皮
Bark

傍晚，微钝的
一些光线射着近乎
废弃的一片树皮，
会不会这就是一种普遍的，
无意识照射呢？
它那么远来。

审判

Trial

1925 年出版，
弗兰茨·卡夫卡，
审判。
14:15 分，
吃过午饭，
我倒在沙发上
仿佛一个迷路的蚂蚁
被衙役抓到刑场，
它的天线坏了。
它没有辩护。
它清澈，知道对于一个
本就想着离开洞穴的蚂蚁竭力
替自己辩护，等同在
努力承认它的内疚。
它只是迷路了，一个蚂蚁，

失去了节奏，
不见得是什么了不得的
罪行，尽管。我是说尽管，
这一路上的自愿迷失
实在不可宽恕。

蜈蚣
Centipede

除光以外，其它都黑。
乡村的夜晚漆黑（且静）。
黑光除外，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光。
最初只有光，连变化也没有：
仔细想，那是一种黑。
黑是没有。
没有，但黑。
综上所述：没有黑就没有光；
其次，没有黑，也没有光。

短诗
Verse

苍蝇在饭菜上空飞绕；
吐丝虫顺着虚空攀进云中。
院墙角落冒出万年青苔；
夹生的文人晃去沮丧的山水间大力游荡。

临摹

Reduplication

在一根竹子旁边的一根竹子因为它是。
在这一根竹子附近的另一根竹子原谅它是。
在提供了方便急性昏厥的傍晚光线
照射下，一根竹子不是因为它是。
在不是因为它是一根竹子就放弃所有神秘
对称的一根竹子可以是它。而不是一直
在一根竹子旁边一根竹子它就单独是。

一把锯子

A Saw

锯子自身并没有动作。

也很少有人用它

去锯石头，在一个人的所有动作中，锯是一个枯燥因反复而显得枯燥的动作，而在裴看来，它诚实，吸引。

裴看着木匠锯一根粗硬的木头，三个星期了，还没锯断。

裴没说话，默默在一旁看着木匠上上下下锯这一根她特地拖来的木头。

“这没法做云梯的。”木匠劝她。况且，木匠跟她解释，云梯并不是木头做的之类云云。裴说没事儿，锯开就行。

考虑到木匠学成回村的这二十来年没做过一件木器，也没工具，裴丢给他

一把锯子。

这是一把用来修果树的短锯。

木匠每天在堂前，上上下下锯这根木头。

裴也没闲着，她搬来桌凳、椅子，

敲着铜铃在一旁念佛经。现在，

这无疑是一个在以前旧社会的故事。

游苍岩野菩萨山坡

Wide Bodhisattve Hill Slope

对香火的迷恋使之成为菩萨。

菩萨忘记菩萨是岩石的剩余部分，山的

衍生物，性别特征模糊，

仿佛菩萨真如：

菩萨一次性忘记菩萨所是。

保佑菩萨（相互保佑）。

阴雨天离家

Leaving Home on a Raining Day

成反比。
火车没有烧着，
整个浙北部
都在阴雨天空下，乔伊斯。
尊黄色庙墙外，尼姑
蹲在地上发短信。
溪流上，零散几个鸭子嬉水。
远远望去，一根豪华鸡巴
硬挺在平原上。

端午图

Scenes at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当地农历五月，
土地反潮，天气闷热异常，
道士下山来世上
沾染些俗气。
轻点脚尖，翻下鹤背，
缓缓接近在河边
浣洗衣裳的裴，
扑了个空。
这是完美的一天，整个乡村
回荡着裴那银铃般的笑声。
听见的人感到迷信，
连忙关紧大门，
躲进被窝掐断奇数；
甚者，跳入水井
并合上盖子。

一次清晰的获得

A Lucid Acquisition

完整绕地球一圈，

一个命令。

在番茄最早传播到欧洲的时候，

后来才是用来救命的土豆。我们

往外延伸的触须每一次

都在落空，船

通常会撞向礁石，而不是

云。在近处，

这是一根手指。

它获取指挥权的下午是在一个雨天，

应该说，这一类事情会发生

是因为它们在生活中

一直在发生，依靠

统计学而非本能。

但作为一种结果它会
偶尔缺失。一朵花仿佛一株植物
众多生殖器中的一朵，它具有意义的范围
没有超出这个院子。

写作回顾

Reminiscence of Writing

我小时候
总是害怕会消失，
夜晚躺在床上，感到
一个人的那种孤独，
反复变小，头晕，
我没有说话。
有时要一直耗到
天亮开前，屋后那只夜泉
发出那种古怪的叫声。

那会儿，我困极了，
感到安全。
我正式睡过去。

神话，给槐树
Myth, For Huai

起初，木匠翻过山，
涉水来到这里。
休息一天，第二天造了一个房子。
他记不清这是他造的
第几个房子，
只知道他造第一个房子

是在一个雨天。
他在那里过了一夜，
夜里下雨，他
一夜没睡着，
第三天一早走了。
木匠总是在第一天
来到随便一个
什么地方：
有时会翻过
一些山，淌过
几条溪流，
他看着这个地方
还凑合，便停下来
歇上一天，
第二天，他迅速
搭起一个房子。有时
天还没全部
黑完，他不想
在那里过夜，

索性化身为老鹰，
它飞走了。
木匠每天不是
在走路、造房子，
便是在休息。
(注：造房子
不等于休息。)
或者夜里，
在他造好的房子里睡觉。
一夜过后，第三天
一大早上的，
扛起工具就走了。
他要去别的一个随便
什么地方：可能要
翻过几座山，
涉过一些浅浅的溪流谁知道？
没有谁，他就是谁。
他是木匠。
有时，木匠他抵达早，

会在那里歇上
一整天，
必须在第二天，他，木匠
才开始搭建房子。
木匠有木匠的规矩。
或者说，是规矩
使得他是木匠。
以此类推，
第三天一早
头也不回他就走了。
木匠造的房子
都是用就地的木头造的，
别的，他也不会。
但主要还是
起初，它就是一个规定。
至于谁的规定？他
是木匠，
他就是谁。
起初，木匠他

翻过山，
涉水来到这里。
这是第一天。
抵达时他已经累坏了，
需要休息。
他对着空气
随便砍出一个女人，
让她去提些水，
烧饭。休息过一夜：
要是那一个夜晚不下雨，
他可以睡得很好。
第二天
一早，老规矩
他开始造房子。
房子在天黑以前
就能造完。而有时，
木匠他，
他就是木匠！并不想

在房子里过夜，
趁着这会儿天空正一会
一会的往下黑：
仿佛夜晚
一定会下雨。
他走了。
而这是一定的，在下一天
或者这天过后的
第三天，
抑或只是在
起初的第一天，
他会抵达
随便一个什么地方：
也不是说那里
有房子
等着他建造。

番茄与战争
Tomatto And War

“如果你种了
番茄
还没收摘
你可以回家去

因为这是不对的
你死在战场上
别人却在享用你的番茄。”

星期二，在托尔斯克港
Tuesday, in Torsk Harbor

花朵，可能。花朵。
可能的花朵。可能不是花朵，
可能货还没装满。
尼姑们停在路上数雨，
她们没有可能。她们既然尼姑
就已经断绝任何其它可能性。
可能就是这样的。
货还没装满，这天
可能是星期二。极不可能
这天不是星期二，
可能的花朵
别在尼姑胸前，这时
天空中只有一个雨。而雨
是不可数的，
这反向证明了尼姑
与花朵的实际不可能。

持续阴雨

Persistently Raining

进入夏季前的持续阴雨。
对诗已呈现的经验感到厌倦。
一个黑色的燕在雨中急速拍飞，
它并不是完全的空中的事物。
一直以来鸟总是飞得很轻，不容易听见。
以前不是这样的。不用抬头，
动一动手指，也知道它们就在那儿。
我们思想它们，四处走动，看起来伤感
而腐朽，又得到了什么？

比如
For Instance,
to Jimmy, I'm just an errand boy for you.

一个水面静。

这种静，静到仿佛它

从来就是这样静的一个水面。

但是真正看水的人知道，

水里有一个波纹。并且他知道它

伤心的全部原因，并且伤心在这种情况下

也只是一个笼统而晃动的代词。

佛陀的烦恼

Vexations of Buddha

佛陀在成为佛陀以前知道他是佛陀
佛陀的烦恼在他成为佛陀后没有也不会消失
烦恼的甜度和凉度总是与一根冰棍相当
端详一根冰棍在窗台上融化它的无常
佛陀极端保守，自然，难觅新佛陀

晚祷词

Placebo

在德性败坏的傍晚起了风，也许晚上有雨。
我的书桌在阳台上。我躺坐着，大批云
在天上移动，傍晚只会越来越暗，傍晚淡出。

烧水，沏茶，微暗的历史在书桌上铺开，啥是历史。
刺客隐约站在我背后，逼迫我实施那没鸟用的祷告我也愿意。
愿世道牢固，杂草安全度过夏季，左派
尽早吃上大锅饭，诸如此类鹅弥陀佛。

说来话长有着连环谋杀般闷热和操劲
和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的一个夏天
Summer What?

禅宗说，
没有下午、在河边，
这些时空的分别。
一个人只是
在这里，
世界中心
呼吸。

谁说不是
呢。

无论什么等级的
巨禅师
饿了，
也得吃饭。

这个下午，
他扛着中心
独自走去河边
看水。

也看了：
水漫出河堤，
高脚鸟（后脑壳上
挂着两根飘逸、漫长的
冠羽）
在水坑里啄食。

仅供参考

For Reference Only

看云度日。一个黑鸟从空中坠落在地上砸出裂缝两丈宽十里路长听见巨响的人跑去看鸟在烧冒起的烟雾也是黑的这景象要是放在过去旧社会那是容易理解的毕竟他们发明过龙意味着一切皆可默默接受它便合理合法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雨季

Rainy Sesson

它们是几个避雨的鸽子停在窗沿上
雨在下，我在它们对面的阳台看完约翰书
又重新开始看马太书。鸽子在雨天是
一种韬晦的家禽，比在雨中乱飞的雨燕成熟
与颓废，鸽子在家禽化后同样没有未来
这里，雨季不够正宗，雨时盈时亏
昨晚我被雷电惊醒，原本落第的情绪
变得更是凄苦。妈的从皇帝走向
共和总归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且无非徒劳
鸽子几千年来或鸽子只是鸽子象征鸟类的堕落
当一个鸽子仿佛神灵降落在一个人身上
她因为过敏，或被真正充满，昏厥了过去
雨季就是这样，有的事只在雨季发生

刺客

An Assassinator

诗里的刺客手中握着一把浪花①，
赶在那月亮落山前，他要登顶那座山峰，
完成（实际上，他只能继续想象）
事先练习②过无数次的动作。

① 这是谁的错？这是在过去旧社会的搞法。现在，作品观念薄弱，动不动拔枪，行刺者地位急剧下滑。

② 她像风。
 当她不像风，
 她拿着网球拍
 走去球场，
 一阵风正好路过。
 她停下，
 抬头望着在她
 十七岁生日这一天
 遇见的风。

上午，一种声音。
Morning, A Sound

这是入伏后的蝉声，下雪
还要等些日子。
一种凝固在空气里的
撕裂声是黑色的，线条，让人想起
解放以前，或更旧，一个人去
山中游荡的日子。她清洁而
明亮，不作深度思想。
其实下雪也是一种声音，
尤其夏天，那雪远，厚实与不在。
下雪与蝉声总归无法实际重叠。
这是她总在游荡的原因，
为了更好的幻觉。
又仿佛，上午，
附近停着一种理性的声音，
它说，与过度迷信下雪不同，
蝉本身更倾向于质数。

分类

Classification

下午，一个诗人坐在闷热的阳台饮水也休息。与和尚近似，但又不是和尚。从极端分类主义的原则来说，诗人与和尚都不是人。也不像怪物，或其它诸如深海潜水员那类边缘工作者。他们离一头普通蝠鲼也相当遥远。也就是说，谈论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审美上的意义的。没有就是没有。分类学首要关注的是似而不同。一个和尚躺在沟渠里，一九八六年冬天，他想起他。一九八六年，一个冬天，是不是真的有过一个外地和尚躺在那条沟渠里，那个下午有没有下雪。他经常想起这个事。他想并且反复，既然有过一九八六年（与序列严谨的数字比，它似乎更像一个符号），那一年也有冬天，那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也许是隔壁县东阳来的和尚躺在屋后的沟渠里呢。他可以有这种记忆。他

养过一条从亲戚家借来的小公狗，就是热死在那条沟渠里的。它得了一种通体长红斑的病症，日夜发烫。狗是土命，很容易理解它为什么非得跑到那里去接地气。同理可得，这也就解释了一个穿着补丁纳衣的僧人为何也躺去那儿。冬季，沟渠相对干燥是其一，这里恐怕存在某种道不明的缘分谁知道呢。任何一个和尚在路上偶遇你以前，他是不会特地跑去找到茫茫人海中的你说你与我佛注定有缘，我们还是一道去五湖四海云游罢。现在，他躺在那条沟渠里。他的牙齿洁白，目光朝向天空的空荡。我们怀疑他是不是会像轻飘飘的鬼那样浮起来，把自己送到天上去。可是没有。有几个好奇平时也可能吃过狗胆的孩子用树枝朝他的肚子戳几下，他也只是张合一下嘴巴，两只合在一起的手掌一直贴着胸口不动。每一回，他的记忆都只能挖掘到这里为止。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链支持，他主要还是会认为它顶多是一种幻想。但要是那样的话，在一九八六年，一个孩子为什么总会感到实际的孤独呢。在不可能昏睡过去的夜晚，他总是担心自己会退化为一头兔子，或一只贝壳。或直接气化成一股袅袅烟雾。他在想。他想，一九八六年，当地大概只下过一场小雪。这在他的写作中是有明确记载

的。否则，它就不应该是一九八六年。以及一九八六年，和尚，一个捧着一碗饭菜在村里游来荡去的孩子以及下雪，它们就不应该是同一件事物在世上的映射：你简直无法在想象中推演出它是什么？从而证明无尽的分类尽管使人走向迷茫但扛不住它实用得很呢。

插件

Plug-in

感叹，抒怀与发明一点小小的真理。
评判永远是上帝的权力，而成为尼姑
是裴的夙愿。一段风吹过树枝，
我们仍不知道这里是在哪里。我们知道？
从远处看，它是一个黑点。一把电烧水壶

因为距离近而具有最高清晰度，但不会对你有任何恩宠和某种解释，它静物且工具，真正释放了自我，也许。画在集错本上的这副山水也是错的。对于这天的天气，你已基本获得临摹它的方式。而在这里，对于我们，它并不包括你在内。仅当它是一个斜面。在起床后新的一天的平静中搅起一些混乱，如同在房间造出一个大海，脑壳里自动翻滚出一些妄语。一根手掌搁在这本蓝书籍上，所有诚实涌向并注入它。这感觉神圣而无效。

Plug-in

Sighs,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inventing a small piece
of truth.
Judgment is always the power of God, and becoming a nun

That is Pei's long cherished wish. When a gust of wind
blows through the branches,
We still don't know where here is. Do we know?
From a distance, it appears as a black dot.

An electric kettle,
due to its close proximity, it has the highest clarity,

But there won't
be any grace or an explanation for you, it's a still life
and a tool, truly releasing itself, Perhaps.

The landscape painting on the misremembered book
is also incorrect.

And for the weather of this day, you've basically comprehended
the way to copy it. And here, for us,
it doesn't include you. Only if it is a sloping surface.

To stir up some chaos in the calm of the new day
after waking up, as creating a sea in a room, some nonsense
automatically rolls out of the brain. One palm
places on this blue book, let all honesty rushes towards
and inject into it. It feels sacred and ineffective.

提及

Mention

书里提到的事
真实发生过
它说的是，人
应该做一个好人
好人就是爱憎
分明的人
而这做不到
因为人
模糊
黄初三年
余朝京师
还济洛川

山水间

Amid Mountains and Rivers

大水差不多要淹到马路上，整条溪江满水运行着。水从两边延绵的山林、半淹没的田地汇聚到溪里，更大部分是从上游水库开闸泄下的。大水浑浊，流速足以冲毁一间泥墙屋或深扎在路边坎头上的壮年柳树。一个肚皮朝天的猪仔、屋顶上的那种梁木、破水桶、挂着塑料布的树枝什么的杂物漂流下来，在右边不远的洄湾旋转几下后消失。这会儿，雨已经停了，我把斗笠摘下，挂在路边那根折断的树杈上，接着跳上那块看好了的石头。我一眼就看中了突兀在乱石堆中的这块大石头，它的上方平整。这是块好石头，大小足够我站在上面垂钓的好石头，仿佛特地为我准备的，是一块好石头。跟我预想的一样，站在上面，它足够稳固，没有问题。我从玻璃瓶子里挑了一条气味重些的绿蚯蚓，挂在自制鱼钩上。我在想，要不我还是回家算了，不钓了。我扛着鱼竿从家里偷跑出来，他们不知道，以为我还在楼上睡午觉。他们要是知道我一个人来钓鱼。他们

是绝对反对一个孩子在发大水时去溪江里钓鱼玩的，想都别想。他们对我一直有这种担心。我没再想。我估计这块乱石堆里一定藏着不少昂刺鱼，它们最喜欢吃臭蚯蚓。我把钩饵抛下，左手提着竹竿，要是从竿梢传来熟悉的震动，那就是有东西上钩了，我会感觉到。对岸，山顶上还有一些没散去的雾气。有一会儿，我感觉脚下的这块石头在摇晃。我看到周围和身后的乱石堆在朝水面缓缓塌落，翻滚。我一刻也没多想，扔掉鱼竿，像邻居家的那头山羊那样敏捷和松弛，跳踩在那些正在滚落的石头上，接近水面时，一头扎入水里。

无名小径
The Nameless Trail

散步时我走进树林中的这条小径。
两边的树枝朝它围拢。它通向深处，
或从深处延伸到我站着的地方。
这没问题。我走过不少这样的野路，
它们都没有名字。一个树林，从远地方
就可以看见，但看不清它的路。
树林里的野兽不会轻易走它。
它们有自己的路径，隐秘，只有自己知道。
夏天早晨的树林中有一种原始的狂躁，
一条无名小径，因为我的到来，
仿佛突然停止了活动，变得安静。
但这只是暂时的。我凝视它。
两边的树枝开始缓缓朝后退开，它不断
向我涌来。仿佛想认识我。而我，我
当然是关闭的。我必须不可知。

写字

Write

一

文字的创造
比鲸鱼晚。

二

写一个像云那样的字
只能用一根手指
远远写在
天空的空荡处。
云，是它的旁注。

三

这是
要干嘛，翻历史旧账吗。

四

她是一个相当耐烦的水果贩子
通身散发着人类
先进的光芒，配合
底层特有的漆黑气息，
冒着致命冷雾，
在马影河大道上。

五

对不知道的人，马影河
是一个彻底的谎言。

字

理论上，一个字
可以无限放大与缩小
与变形它还是
同一个字。

理论

有一种理论
只要你相信
就可以了

七

我最早识字
是我爸教的

他也是一个乡村教师

八

事物的复杂感
源自观察的自由

九

这是一部红色充电宝，
在1安培电流下
可以持续工作10小时以上。
是真的。

十

以上。

一个酷吏的夏天
A Cruel Official's Summer

马车散架了。
衙役牵着马匹
去河里玩。
刮热的阳光压迫
在大路上，
世道亮的发白。
他脱下长袍，
丢到路边草丛里。
这时候，要是附近
有一座凉快的
尼姑庙，
那该多好啊。

15:07，一个黑的
电子手表

丢在马路上。
星期天，22日
长方形表盘内一个
黑色数字反复，
在循环切换
自身同时，
颠覆临近的数字。
它在玩什么？他想。
如此冷漠
与均匀，
没有任何事物
可以统治它。

他抬起头，此刻柔软永不后悔的心融化
与最爱的衙役远远地在一起。

我躺下 *
I Lie Down

炎热的夏天会过去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屈服于巨大的生活
那会儿，他可能不再年轻，又或者病到了
或者那时又老又病呢，重新返回
以前困顿的日子。总有
那么一天
但炎热的夏天会正常过去
有时是暑假里最热的那些天气
我光着胳膊，仰躺在
养蚕房的水泥地上
听蚕儿们嚼食桑叶的声音
这些凉凉的，身上像是裹了
一层白色粉末的软虫子

多少让一个孩子感觉腻心
其实挺干净的
从它们那淅淅索索的觅食声
也能听出，它们挺干净的
它们长得飞快。它们的目的地
非常明确，不会在虫子阶段停留过久
它们是一支急行大部队。它们从没
想过钓鱼这件事。它们只在植物最茂盛的
夏天出现。它们吃光所有绿色
然后在原地躺下，消化生命

一条河的写法

How To Write A River

谁能写出一条河呢。

写的无非还是人。

写一条河，

不写人，那它

在写什么。

写，是一个

人的动作。

河的动作是对自身的流淌。

假设一条河不动，

像一个湖。

东晋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会稽有士
夜雪眠觉
彷徨有感
吟归隐兴
舟剡访戴
至门上书
凡鸟而返

空旷处
An Empty Place

一

空旷处，一个人
看着这片空旷，
雨在下。
雨，是不是
空旷的一部分，但他
一定不是。
不愿意。
他在等雨
冲散他，露出
拂拂的全貌。

二

雨停了。
一个人走路，
路过这里。
这里，一片空旷。
他停下，看着。

三

在一片空旷处，
雨在下。
在雨还没下以前，
。在雨还没下以前，
有一个人
已经路过这里。
她也不愿意，他知道？

四

一个人，仿佛
深情而空旷。
停在雨中的一片空旷处，
他看着（空旷或
下雨，或其它）
看着而不愿
去看见，仿佛一头
非人动物，
漫长而
不会爆炸。

五

她先是被

那种空旷吸引，
走开了。
接着，那里
下起了雨。
而他呢？
他一开始就在那里，
(也许心不在焉的缘故)
她没有看见。

六

在还没下雨以前，
一片空旷处，以及在
雨停后，
这里，
空旷一片。

同理，

一个原先停在这里的人，
而另一个人空旷，他不在这里。
他在那里。
那里，同样一片空旷。

七

空旷，多大的
一片空旷？
他站着，不想。
也不能想。
一个人路过，
看见他（那么深情，
难道就因为下雨？）
停在那里，
仿佛停在一片空旷中，或
空旷的一部分。
他走开了。

八

一片空旷处，
雨在下。
一个人路过那里。
因为急着
去办一件事，
他完全没停下。
停的是雨。

蒲松龄狼

Pu Songling Wolf

第一章

卖完肉，屠夫挑着一副空担归。天快黑了，他昏昏沉沉走着，不知道这会儿是哪朝哪代。

屠夫的心是模糊的，他不想看见等在那路上的那头狼，它眼珠发绿，鼻孔喷冷气，遂，屠夫跳进溪流，淌过水，沿着对岸的那条山边小路，绕回村去了。

第二章

屠夫昏昏沉沉在路上走着。

肉已货，肩上那副空担发飘，越发加重了他的昏沉。

在过去旧社会，屠夫总是昏沉沉的原因是什么？其次，他走在路上，感觉道路弯曲而坎坷，上坡多过下坡。但回村的心情总该是好的。总算又顺畅度过一天，屠夫强迫自己这样思考，他是一个模糊的屠夫，他算术一般，但也够用。

傍晚天将黑，还没黑。

狼昏昏沉沉走在道路上。

在总是昏昏沉沉的旧社会，狼和屠夫相遇是大概率事件。

有目击者曰，此狼在村郊一带游荡多年，万不可得罪之，是它护着当地治安太平。

少顷，天正式黑下来。狼和屠夫不期而遇，相距不足两丈。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章

傍晚日暮时分，屠夫挑着空担回家。

途中，有一狼紧随。

屠夫停，狼止。

起，狼复始。

就这么跟小孩儿玩游戏似的演了十里路。

屠夫感到大量昏沉袭来，停下，歇。他舍不得把那一根特意留着炖汤的筒子骨丢给它。光光这一个春夏，他已喂了它不下一吨上好的猪骨，难道欲望的沟壑那么难填补吗。屠夫不去思想这些，他假装瘫痪，眯着眼。等狼趋近，取出尖刀，腾，扑毙之。

时狼皮价昂，值十余金，屠小裕。

九千岁

Nine Thousand Years Old

一个清晨，小块光慢慢照到墙上，

仿佛一个明亮起来的影子。正是这个时候，他想起那一个清晨，露水凝结在草叶上。野地里，虫子和附近零散的几只鸟在鸣叫。那叫声疲惫，干净。他醒了，还不想从席子上爬起来。马路下面，溪水静静流淌着。他想再躺一会，哪怕听一听这流水声也不错。他知道，这样他就又可以想一想，有一回，他站在那急流处钓鱼的事。这时的天空里全部是那种天蓝色，上面没有一点儿杂质。

视察

Inspection

连续下了三星期暴雨。听说今日上头派人下来视察水情，这自然是奇怪的。整个乡村，除了插着村旗的那些小山头若隐若现，浮在水面上的就剩几个屋顶了。我坐在自家屋脊上看书，时而也望一望水面。水这么大，总以为水里会游来什么龙。龙，四不像大虫也。书上说得详细，却仿佛即便在梦中也是不曾见过的。我对着远处叹气。一部冲锋小艇正朝这边开来，隐约中还伴着一股激昂史诗般的音响。近看，才知道是头儿亲临现场。他发似蓬蒿，看着颇有些心力憔悴。他和船尾的那两个补服上绣有鹤或鹌鹑的官员一起，朝我们这边挥手。小艇慢慢消失在上游。等完全消失，附近屋顶上的人才开始戳戳地议论起来。说是坊间原先流言，朝廷打算调选民女充实后宫什么的，也许是真有这事了。他们想着是不是赶紧些，宁可玉碎，或者破罐破摔，凑个时辰把家里已经长好的女孩儿嫁了算求。

二零二四年八月五日记。

情结
Complex

一个傍晚，可以看得到月亮。
我在河边喝中药，捕快
还没来。河面上没有一丝的风。
明明看见一个树叶
落下来，我走过去找，
再也分辨不出它是哪一个。

途虎
A Tiger Midway

(一)

途中，
我遇见一只虎。
老规矩：虎，
打一动物。

(二)

虎在当地已不多见，
有人怀疑这
跟它的性格有关。
在当地，虎忧伤归忧伤
但它坚决与下雪分开。

其实这么多年来，
当地几乎没下雪。
有，也只下了一个。
我记得那是
1987年，秋天，
我在河边玩，一个虎
停在对岸，
一个雪
掉到水里。

(三)

如果1987年，
一个虎停在河对岸。
中午，我捧着
一碗饭菜
到河边去吃（也看水）
那它会是在具体哪一年呢？

不管是哪一年，虎，
在当地真的少见。

(四)

与下雪一样，
我写虎（包括虎的美学）
真的没什么
道理（甚至动机）
这么多年过去又过来
我基本都在外地

(五)

虎为什么忧伤？
以及，为什么虎就是忧伤的。
我在中途遇见的这个虎
还是这样，还没等我走开，

它就先走开了。

(六)

中午，我回当地
办点事。
就在中途，
我突然想起虎。
这么多年，我总在想，
但总想不起。
原来是它。

(七)

也可能不是。(因为同理，
你如何证明它是呢？)
我通常只是想，并没有

什么想头。想法，
想象，哪怕黑乎乎的目的。
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可以推论出一堆道理。

(八)

不知道为什么，
虎很少
用来打仗。
作为一种坐骑，
也只有那些性别
错乱的神仙
愿意去驾驶。
难道它们不知道
虎是一种容易
忧伤的动物吗。
有时比动物

还忧伤。

(九)

一个中午，
我只是去当地
办点事。
我怎么知道
它是在 1987 年。或者，
会遇见虎？
昨晚大半夜，
我爬起来
写一个诗，
写石头。
它同样存在
类似的问题。

(十)

但有一点我知道，虎

一定先会走开。

这是它的性格决定的（要认）。

否则，我们也绝不可能

在途中（1987年，或一个中午）相遇。

而在当地，能够相遇就是一种道理。

世界

World

有一个世界。

也可能
没有。在一个
可能没有的世界，
也许有一朵云（干燥，
没有在下雨）。
要是没有，
那也不会更好。

狗尾巴草

Foxtail

数量庞大的夏天学会了消失。
奴隶经过驯化变得纯粹。
由于各自的叫法不同，
它们也就成了彼此的补充。

雨后
After the Rain

一场雨后起了风。
这不一定，风和雨有时并不相关。
但有时雨后，你从外面
回到家中，肩上
披着几根海带
(那是你曾经的标志)。
我们就知道了，
你不会再像上次那样，
重复回来。

饼干 *Cookies*

起了风，那个好位置
先于你的想法
已经在那里。
要提前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有一种正面永远比它无法抵达的另一面
乐观，并且只会保持更长时间，你猜。
去年这个夏天，你几乎
在昏睡中全程度过，
远离定义。
那件干燥食品一直搁在桌上。

夏天的倒刺。

Barbs of Summer

忧郁的闪烁。瘫痪的树叶。空气中撤退的印象。尝到苦头的香火主义者。燕雀的低沉。海的幻灭。轻易的举动，以及一场难以被招安的爆破，一道次要的闪电。以及发昏的大物师站在黄昏中。瞭望对岸赤膊尼姑群缥缈远去，韬晦是漫长的。甚至漫长的顿悟，甚至离线的客户端。把它置于末尾！甚至竹林与虎的不同。以及多少有些浪费的此起彼伏。以及甚至必然斩新的电力，一次性渡过一条河。以及傍晚的删除。发霉的雷管。反解放。依次类推以及实际来到河边。

尼姑一
Nun #1

她停顿了一下，
昨天的云。
那会是一件什么事？她坐在
一种快被淹没的声音中，
谈论自己的倒影，
反复点燃同一根火柴。
想起一件蓑衣等于
远离时代的骚扰。她不能
永远枯萎，并来回计算
一根抛物线，
掉下去。或者治疗
她的心理建设，翻开后，
还是一张方片三。

诗歌教育
Poetry Education

以前，她也快乐。
一件长东西。
接到后，她发现她们
已不在因果关系中
枯燥循环。
因此，第一次总是很好？
而现在，我停下来
分析它的长：如果她可以穿过一个小孔，
看到的也许不是一种高大的风景，
但也顺便度过了一生。

照片一

Photography #1

一个纯粹平面而没有厚度的一副摄影图片。一件副本。一堆根据显示屏可变换分辨率的隐藏信息或信息差。一个美国式故事。一个固定阶级，衰老中。一个长方形（竖直）中一些笑容和一小块红色：一道消防柜门也许是。一堆人脂肪过剩，而那是真正的标志而不是那顶居中上位置的棒球帽。一切都是真的，英雄、板凳、蓝色喷水管和暴露在笑容下的一口白牙——这说明一切，牙齿的洁净度（当然以及脂肪，过度舒适的一种象征）。以及一小面旗帜，义乌制造？当一个人来到这堆人中间，这堆人仿佛就成了人民，为什么？这正是摄影的魔术，它证明时空不是连续的行为。就连墙壁胶合板上的钉子也是那么整齐。

理性一
Logos #1

与诞生有关。
裸露在隐秘外面，
如果只是云。
可以设想一次短途旅行，
烟花，老年人会喜欢
那种快速消失。
鹅的讽刺。
谁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指令？
起风时，衙役
羞愧地低下了头。

银杏一

Ginkgo #1

临摹作为一种玩、叙述手段，而逃离才是它的正确方法。一株树木长成它的样子，而不是一株树木该有的样子是因为什么？一株银杏，在阳光下并不是一种树木，但又无法摆脱它通向天空的原始倾向。它不知道。空气和风的轻盈，与土地的沉闷，一株始终在黑暗中的银杏需要学会那种不对称的分裂，如同一个衙役趴俯在门槛上削他的水火无情棍在当时那种年久失修的年代思想也难以统一。因此，一句话只要足够长，就可以甩掉先前的内容，那种预设，或单独成为一个背景。院子里，银杏一在阳光下闪光，风吹翻那些厚实的树叶，那是它们仅剩的理性在发挥作用，作为所有树木中的一种近似而不可能在其中。

祈使一

Imperative #1

用完的牙刷要放回原处。每星期剃一次胡须。沿同一条路线散步。拒绝夸张修辞方式造成的伤感。不要望着一株植物或高大的空气叹气，要相信恐龙以及其它杂七杂八的一些什么已经物种消失在历史中，以及剩下的并不会更好而今天过后是明天的今天，它未来但会来，要相信事实牢固，王师北定中原日。相信没有绝对的对称与全同的事物在这个低能量空间，人不能认识全部是为了保护自己这类说法让人欣慰。尽可能少冲浪，每天。要知道你看到的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要明白他们的虚弱和坚定，一切都有原因。要理解八月过后是八月固然美好但是不对的，遗憾常在，想想松鼠！因为，我是一个指向自身内部的概念，

不要轻易弃权。要知道你比后代新,但更老,视角带来神秘,离开秩序的事物只会越来越糟糕,坏,但那是终极。电压是可信的,商业也是。打开一扇窗后才能关上它。香火主义永存,菩萨因竞争关系彼此不会保佑对方,可观察是什么意思?道理很简单,在没有鸟以前没有鸟、鸟这个词语。而理论上,我们会说鸟是先于天空的存在物这也没什么大错在语法中。而对汉语而言,并不存在语法这种东西,它更在乎音律。现在是上午的八点四十七分,一个人精确坐在阳台上,要知道一切都会过去是一句咏叹而非祈祷,没有神就没有神所属的一切。反之,有可能不成立。是想象力在运行世界,邻居已经大声呕吐了三个月,他养了一群鸽子鸟飞得到处都是但它们不会离开。鸟尚且如此。袜子,一双两只袜子,接着勉强算是已经在秋天,一九八六年。在昏厥前吸一口水,下雪还要等些日子,捕蛇者远去,隐失山林中,他的逻辑是什么?无需祈祷的风雨,变化与一只旅游鞋的鞋面,木匠与云梯。不要旋转,为宏大事物挺身。哪怕只是把一根手指点在桌子边缘。不要憎恨。一个胸口抱着石头的人,(愿风雨保佑她)可能是一个云游女尼姑,不要点燃她赠送的那根火柴,不要。她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谁知道？在大的范围内。正因为这一假设性的原理，一株树木才会伸向天空，展开树枝，迎接鸟的停落。稍后，想想一支大水，更远的两个阿富汗雨滴，亦或看一会油管但不要去评论它们。一根光线、虚空、举起一只手以及其它比你的想象复杂，要知道这一点，不要接陌生来电，那里没有信息。明天只吃一顿饭。不要相信任何预言。那是诗的任务，打哪指哪，比如刺客的一根抛物线：要是碰巧已经看到这里，不要对过去浪费的一分钟感到后悔，人类制造时间的花样正在减少，一百万年前，他们在白天大部分时候磨一个石头，望着篝火感到模糊，没有目的，附近，病毒变异缓慢。

判断一
Conclusion #1

概念，而不是事物
依次倾斜在一根树枝两侧，
作为一群误入秋天的鸟，
始终要关心它们的远远不是
群体数量、毛色，杂交度以及
在一起的恐惧，并完成它。
除了一种思想的停顿，
今天的云没有带来雨水。

对讲机

Interphone

居中。局部爆炸，
像一件作品那样精确，
比去年安静。
一次沉思可以让灵魂加厚一点，
奥秘在于发生后一件事情
不可以缩短。它们在记忆中
具有相同的长度——是一条围巾，
整个国家没有一顶帽子。
打开后，还需要再打开些吗。
也许一种新趋势正在形成，
他收到了，但没有回复。
中心已不在那里。花园里，卢照邻
望着一小堆动态变化的蜂群飞走或返回，
什么才算是普遍事物，它们
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而活？
而在近处，一顿早餐无疑更重要。

晴雨
Shinirain

晴天，雨在下。

我有时在路上走，有几个雨滴落到地上
成为水分，我就停下想：

 我可能不太像是一个独裁者，
因为云的移动明显比我快。

抹布一

Rag #1

一块抹布或一件蓝色体恤或作为一块抹布的一件蓝色体恤衫在浸水后蓝色更深，在一个有什么东西在更深入的平常早晨一定是这样的一种分类，因此灰尘的色彩总在被忽略。一块总体上是一件蓝色体恤的一块抹布不会有更多的东西被忽略，包括记忆，一块抹布不储存记忆尽管也许比一件蓝色体恤更干净是说它与灰尘的混合也许更少此刻，被晾在一根栏杆上，一种蓝色在风中变浅，一种综合判断在变得更深，一块抹布是蓝色的，一块蓝色抹布或体恤，因此在确定的分类中失去一种价值并获得另外的使用价值，是蓝色的一块抹布不会更多但也不会继续减少，一种蓝色，在一个早晨，呕吐是正常的。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她们的蓝色是正常的。而一块蓝色抹布或一件体恤晾在栏杆上要同时说出它是什么或它们是什么是困难的。相反，蓝色并不困难，它只是容易被忽略。一块抹布的用途是用它抹去表面的灰尘，而灰尘的大部分色彩容易

被忽略，这很正常，就像一个如常的早晨，一种蓝色变得更深或在风中逐渐变浅。另一个是越南人，穿白色连衣裙，肩上披着一根海带。一块抹布同时也是一件蓝色体恤的一种蓝色属性，或一种强调或都不是。一块抹布不是。一种结果是蓝色的，或不是。因此不会对灰尘有更深的分类解释，而只是抹去，以损伤最小的方式证明这是一个如常的早晨，一种属性或人的特殊情感，蓝色。或一种不是在一种风景中的停留。一块抹布与它的蓝色，可以这样说。而不是反之，尽管在一个这样的早晨它同样成立，更深，也更蓝。因此一块抹布与一件蓝色体恤只是在数量上相等，而一个早晨还包括一些短暂的风，不可以一直停留。一块抹布不是。当它面向灰尘，它增加。或者当它晾在一根栏杆上风干那种蓝色，它也没有减少，在因此一个如常的早晨蓝色没法抹去自身，一种综合判断不会一直停留在一种解释中。但一块抹布不是。一件蓝色体恤在成为，蜕变，或下降，或脱先为一块抹布后，仍保留着一个人的记忆，一种蓝色。因此这是正常的。记忆是一种正常行为因此，只有一种记忆往往是正常的，无法抹去。一块抹布不是。在浸水后，一块蓝色抹布更深，更沉重。或都不是。但一

块抹布不是。它蓝色，但在伦理上它就是吗。不是。一块抹布或一件蓝色体恤或仅仅作为一块抹布因分类的缺失而不是，它的蓝色与栏杆也没有减少。这就是原因。因此，一块蓝色抹布披挂在栏杆上在风中蓝色在逐渐变浅是正常的，在一个如常的早晨仅仅保留了它的物理属性是暂时的。可悲叹的，或简单忽略即可。

远处一

Distance #1

有的远处是冬天，
湖面结上了厚厚的冰层，
漫长的白夜就要到来。
谁是那只刚换完羽的雷鸟，

它的脚趾断了一截。
远处远，有利于空想。
不像在近处，
一个秋天下午，
屋顶上的阳光薄而明亮，
一个人刚从外面回来，
又出门散步去了。

柔软的心
A Soft Heart

吃一个梨
一种声音掠过
撞在这钵上
一种容易分辨的声音

可以肯定是附近的
寺庙
在向这钵
发射求救信号
他把钵
移到更近的窗台上

三个和尚与蓝色老虎与一块陆地
*Three Monks and The Blue Tiger and A Piece of
Continent*

明明是和尚
却来了三个
同理，身为老虎
它蓝乎乎的

只是凭什么？
这些东西
会聚在一起
又因为什么
仿佛不可拆分。

霉鬼一
Mildewed Ghost #1

有一种倒置。适合在
站台上走来走去，
她认为这是星期四的天气，没错。
如果两端都像出口，如何应用
中医辨证理论解决交通稀松？
从前年起，余额就没变过。
一些洞出现在霉鬼前方，依次命名它们
需要一个上午的耐力。况且，
历史已经表明她的时间柴，不太经用，
还有别的天空需要处理。

九月二十六日送邓兴回长沙赠别
Farewell Poem for Deng, 26th Sep.

他挖了一条沟渠，等水来。
水何时来，是否会来，他抬头看了看天，
感觉往后十五年内不会下雨。现在，
一个人不想等了，急着返回湖南。

秋兴八首
Eight Songs of Association in Fall

(一)

散步时常路过的那株桑树叶子快掉光了，
几个杂交幼猫趴在树杈上吸收光线。

秋风扫去曾是一个少年人身上的戾气
与壮志，脑壳上方空空多出灰白的须发。
想起远在江东的父母孤零零过着日子，
原本寥落的心难免又徒添几分颓废。

（二）

这是一杯干净的茶水。
端在手上掂量，它熟悉。
放回原处后，附近发生了一次微小的地震。之后
突然变得清晰，
以及安静。
整个上午她都停在一个想法中：一个人可以完全不动吗
（非暴力，但主要是不合作）？

（三）

向西班牙看去，
一件衬衫

脱落一个深蓝色纽扣，而一次黄昏
预示下一次黄昏反复到来。
秋天不等于什么。一种世道
的良坏标准要从远处才能看清。
太远了也不行。就拿卢照邻①来说，
天还没黑完，他便扛起锄头，
又去后山挖他的容器②。

① 蚊子是讨人厌的，卑微的。自毁式的攻击在扭曲黑暗的同时逐渐演化为一种运动模式。它们懂得数量的优势，与集体的虚无与耐操性。

② 杯子也是。一根手指伸进一个杯子，但尽量不接触它的表面。有时是两根（第二三根），取出后，感觉略微有些受潮。

（四）

秋天不等于什么。

与自身相等的完整
在只可能无增无减中
吸取新的损耗。
中午，她们三个淌过溪水，
永远离开了尼群大部队。
其实对岸的阳光
很好，很明亮。
她们退下打湿的衣衫，
升起火，大力烟熏。
正常情况下，她们还会
就地野餐一顿。

（五）

在——简单说，不在。在对介词
的高频率使用中，在一个自我
防卫机制最终垮掉的中午。在一头
严格的虎看来。在通电后必然导致短路。
在去年秋季（略大于淡季）。在想象
且只能依靠幻觉的历史进程中，以及在

端起一个杯子的概率与缺乏气力的
离散状态之间。在阳台上（一只腿脚
搁在另一只腿脚上，因为电磁力的作用
而没法实际重叠。在所难免，你的降落伞
打开了吗？）在符号指向错乱的无尽
咏叹下。在归纳作为一种经验获取手段
已经失效的遥远旧社会。在空等，或等待
必然为空。以及在鸟被突然发现以后，
新的格式还没到来以前。在一张空白纸上

（六）

杜工部的潜艇又下潜了一百十五米，
他说。作为回报，他把支门用的
那根棍子削成了拐杖。又秋天，
燕雀统一飞回南方，相对于当地消失。

（七）

明亮是常态。但也是
一头高脚鹭鸶

在岸边啄食，
喙的弧度，
并不能如实反映
生活的情况。

但也会不是一个游戏，
它能意识到？
差不多也是鸟。
而云不是，
不像我，它偏离中心，断开后，
又与这一天的韬晦并置。

(八：《在村头小歇》)

二十一除以一点五是七。同理，二十一除以三点五是六。两者相加正好等于一个错误的整数。

这是急着下水的一头雄鹅。

它下水后，岸上只剩下一头鹅且数量为零。

整体感总给人慰藉。无疑是一种解药，一种发霉的风景的逝去。是一种无损的，无后续的以及必定也是冷冷淡淡的无情。

这阵卷起尘土的风也是。乡村一派萧条，从他的装扮看，齐达内这是又要去山里捕蛇了。他不是中风了吗。实在看不出来。可是道理他又怎么可能不懂呢，但在内心里他就是做不到。就这么一天天的糊弄过去。谁都不愿意去成长。以及——我懒得再去计算。但这就是为什么，周遭事物皆令我反常的原因。我始终知道。

短信一

Message #1

Sep 30, 2024

照邻兄，一切安好，坑掘完没？

我们从那里来到这个不在的地方。稍后，简报上说，朝廷的通知耽搁在路上，也许要等到降温大风天气过后才会正式抵达。这很难换算。一方面，我们在上旬已经出发，并没有明确的返程计划。其次，幻觉损耗在日益加重，乌云所剩不多了。但你一定要藏好，少出门，尽量不要去竹林活动，那批进去寻虎的人说不定已不在那里了呢？要知道，对折旧率过高的事物，勿冒进，仔细斟酌。事情在变复杂，有鸟从南边的天空不断坠落。这会儿起风了。仿佛看见前头有旗鼓动，也许是可借宿的庙。完。

勿回。

风中七句

Seven Lines In Wind

在顶风飞行的事物中它是一。
在任意一次被观察中它在边缘。
在一支啸响火箭升空的河边，
它的移动轨迹没被惊到，还是流畅。
它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不仅可数，
也可重新习得。它烧着了，
以此避免更激烈的爆炸它愿意。
一种完整，它疾速远去，它知道？
它是一件顶风飞行的事物，风足够大。

虚构一

Fictionalization #1

你叫鱧鱼。这里
一定有你不得的误会，
有一种制度，
但有看不见的心灵。
最近绕开风是困难的。
即便它是一种足够
大的冲刺，此刻
需要完成的是一次性的
命运，而不是生活。
其次说明我也在这里，
你有兴趣记得？
倒退着回到熟悉的一种范围，
允许它继续缩小。

蛇与农夫

Serpent and Villein

(一)

傍晚,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要是下雪又会怎样?蛇大概率会冻死在路边,农夫会急着赶路回家修葺茅草屋顶,当地社会结构基本不会扭曲,龙藏在深水潭底继续睡觉,从东阳县挑担过来的小货郎会提前去寺庙借宿,也不洗脚解衣,鹞仑钻进香积厨的柴堆里,他怕。但下雪毕竟是安静的,是能引发一个人遥远思绪的一种特殊天气现象,这就是原因。都大半夜了,我们看见这个走江湖的小贩走到寂静的院子,踩着新雪,呼着白茫茫的热气,尽量不弄出动静地练了一套七十二路小擒拿手。是啊,那时的我们是一群吃饱了饭精力无处发泄的孩子,在庙门口烧火,撒

野，完全不知道大势已去，或什么鸟的修辞手法。可那就是我们，那时的我们简直无处不在。

（二）

傍晚，雪要下不下，天空愈发暗沉下来，有一种向下的巨大压迫感，这是农夫习惯并喜欢的，那样在夜里他便可以睡个密实的死觉。他就这样昏昏沉沉走在回村路上，看见路边枯枝堆里盘挂着一支蛇，大概是冻僵了。农夫用脚轻戳了两下，它也没动。那根分叉的舌头露在蛇头外面，好在眼珠还很灵活。怎么办呢，他站在那里思想。要是把它端回去，等它苏醒过来，它会乱咬人是肯定的，蛇这种东西没有良心这一说。反过来，丢下不管也不是办法。当地人普遍迷信菩萨，说是救命胜造浮屠，这上好的机缘岂能白白浪费。无论选那种，他都自由，但也有瑕疵。农夫实在厌恶这等感觉，仔细看了看左手掌纹的走势后，还是觉得积德来得要紧些不是么。农夫仰头叹息了一口长气，一个雪花正从空气中缓缓飘落。下雪了。下雪没什么可讨论的，无非是一种自然现象。

(三)

在以前旧社会总是昏昏沉沉的，农夫走在路上。也不知道在走些什么，就这样他看见路边瘫痪着一支蛇。是乌山魑吗，还是毒性大的蕲蛇，他弄不灵清。这都什么时候了，大冬天的哪里来得蛇呢。这只能说明农夫所活的社会等级之低下，几乎已到了接近与自然杂物为伍的程度，与动植物相遇是日常性的必然事件。他左右顾盼，又抬头看了看天，快下雪了。蛇就在那里（一个上好的枯草丛。这就是为什么之后农夫又返回来，用自来火点燃它的原因），尾巴微微蠕动，看来已无力回天。农夫仿佛想起了什么事，缓缓走开了。

手
Hand

这是一只我的手
要相信它
不是另外的一只手
我曾经从地上捡起它
举在空气中
让它透气
而有时已经秋天
我又把它摊开
小心看着
它那么轻，安静
不像在困难的日子
我很少想起它

锯子的发明

The Invention of The Saw

一些树木在秋天掉叶子是为了什么
掉完后它又重新长出树叶并且不为什么
有人为了分开石头发明了锯子
他想从石头中得到一些平面
没有工具是不行的

生蚝

Oyster

想象一种黑暗的生活并不是因为没有光线
无法想象没有光线而只有黑暗的生活
纯粹的黑暗无法显示形象也看不见黑暗
可以想象光线充满，黑暗诞生后，便有了开始

是
Is

有时，逗号
也能起类似作用。
答案通常只需一种，
与方向有关，
旧社会因不动与缓慢而迷人。
那会儿，一个阴天早晨
他拿着一面小旗，
游行去了。
站在云上远眺，
尼姑的追悔也是。

图像一

Picture #1

一部梯子搭在云上，一朵乌云。在空荡而弧形的天空中有一种反写，谁知道？从山顶到云而不是在两者之间的一部梯子规定了她的动作方向，为此她准备了三个月，她有一把全能水壶，既可以烧水，也可以用作乐器，她总是把它别在腰带上。山顶高，树木稀疏，根据图片描述，对面是另外的山顶，有羊群走在山坡上。这是一副图像，不同于照片，它只记载必要的部分。海也在。在右下角，不大。图像而不是文字的好处是可以同时看着它们，一种综合，或集合，她从没见过事物有那种嫩绿色的背景，是超越实际的。它不是观察而是想象的结果，她能顺利爬进云中吗，并且消失。一种天真的思想，它首先忘了要考虑风的阻力。

纸盒

A Paper Box

人观察下的一个盒子。一件人造物品的粗糙几何线条与棱角，人根据对秩序的想象制造它的形状即它的使命，只因为空间无法创造而只能通过隔离得到，在这方面它够用。一个至少看上去黑色外在的空间放进裤兜里可随身移动，适合用来收藏火柴棍或秋天腐败前的枯树叶，或其它，就跟下雨时她打开雨伞，顶在脑壳上方类似的物理原理，整整一年，她从没想过要退出。

上午，反复思想一个地方或饮些水

*In A Morning, Ruminating A Place Or
Drinking Some Water*

一群黑人霸占了港口。他们来自非洲，为了追逐一条鱼迷失在海上，最后抵达这里。托尔斯港，他们以鱼的名

称重新命名了这个地方，把当地居民养在海里，与海藻一起吸收并固化太阳光线的无限能量，直到永远稀稀拉拉到来。

剑

Sword

凭什么？从这里升起，
又回到前提中去。
很难回忆这个夏天
在哪天结束，要是轻功
对一个少年真有那么重要。
你有时沉默，必然
像一间印刷厂。
当然，星星也不重要，
在它们缓缓入水的雾化中，难免想起
刺客用来代替投河的那柄短剑，
因为一直是我，看着你长大
成为我现在的样子。

一切

All

不可包括自身的一切。一切的虎。一切包括一瓶杀虫剂吗。下午，一切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一个杯子空着，另一个不是杯子并且一个杯子的一切是什么意思？一个杯子的一切只能是一个杯子并且，一切杯子都是容器。一切最好不要包括自身，但又很难排除。一切都是为了使用的方便，而睡觉是对一切的自动恢复，时至今日它仍没过时。理论上，鸟也是一切之一，它不会比一切更多。当一根手指点在桌上，可否认为这便是一切。或这一切。一切都会过去是真的，在一定范围内，一切虎最终会回到竹林。而在另一个下午，她坐在庙门槛上，看着阳光下的一切。以为一切可以回忆，归类，计算，顺便淹没在一切中。那是附近的一切，在一切中它们只占据她的那一部分，不像菩

萨，它们了悟一切，总结说一切无非泡沫。由此可见菩萨们实用且有限，而非彻底的香火主义，在其中而没法脱先在一切的外面。也是，一切都可理解，甚至接受。评论呢，不能。也许是季节不对，一切看着静止不动的都像是一种反动。一个鸟简短，稳稳停在空气中，仿佛在一切的中心，必定也在全部的边缘，一切照常，她说。

这

It

这是一根
射出不久的回头
箭在何处拐弯。

如果这是一根回头
箭忘了拐弯，

画面。

想象一个命题是
一根箭
可以连续错过
它的拐弯
(在漫长
而低密度
空气中)。

在不可
歇火的矢量
位移中只有感到
平稳那么

(考虑到你不会
真的返回)。

柿子

Persimmon

偶尔会有一些微火，
或者整体上尼姑沉闷的一生，
树枝吸引她。
丈夫们从雾气中走来，她握着一根勺子。她难道不是？
但有一种继续活着的内疚
狂敲她的天线，削弱她
对医疗保险的重视度，以便回到
一个终生写诗的女人的心。
她说胡话，让自己快速发昏，
而懒得与散落在寺庙的猫比较。
夜晚，光照在干草堆上，
想起她还没去过巴黎。

评论
Commentary

这天下午阳光射在墙上，一个树影
在墙上摇动，
我喜欢它的树冠，走到
树木边上，让我的影子与它重叠，
或从它那里扣除我的那部分，
我不动，始终是它在摇动。

现在，一个杯子
Now, A Cup

现在，这是一个杯子
在桌上，是现成的，在我

前方的近处，在我和这
一个杯子
之间，有这句文字。（这是一种特殊
且复杂的情况：我不能动，或
离开现在，否者，它不成立。）

雨事 *Rain Thing*

雨有什么事？雨在下，一根手指
放进雨里，一个雨正好从它边上划过。
在当地（有时秋天），下雨是一个
平常的事件，一个人午睡醒来，来阳台
坐着，下雨了，他看见几个鸽子
在雨里绕飞，国破山河在，以及诸如此类，雨
在下，雨本身并没有事，只是下雨，
一场不会太过暴力又有始终的雨。

有一条河
There's A River

有一条河近，岸边
长着芦苇和低矮的杂草，
有时她来到河边，
是一个大风天。
一条河不远。
她有时觉得近，一个人
走去河边，看见
长着杂草的岸边上
没有人，有几片
芦苇丛在摇晃，
河上，波浪
推着波浪，风很大。
她有时在心里

有一条河，
没有波浪起伏，河水
平稳到来，远去，
有时是明显的旱季，
河里没有水。
同一条河，
两种不同的情况。
在附近不远，有一条
她很少去那里的河，秋天，
河水正在退去，
她想起什么，独自一人
走去河边，
看见一些芦苇
在岸边摇晃，
一些低矮的杂草
刚长出不久，
河面上，波浪
推着波浪，
这天风很大。

从远处也能看出，
那是一条正在
退水的河。

啄序
Pecking Order

时间过得真快
这个春天到来时
埋在院子里的
六个银杏核
有一个长出了树苗
而现在是一个秋天上午
我在阳台
坐着

风吹在身上
已经有了寒意
我把一根手指
点在桌子上

2024.10.21

一根阴天的树枝它是。
请问，一根阴天的树枝的什么它是？
以前，有一个人走过，看见地上
丢着一根树枝，她捡起它，
感觉那是一根阴天的树枝它是。
天，阴着。她没有抬头，而是
把树枝重新丢回地上。她走了。
在近乎消失的多少年后，
一个阴天，她拿着一根树枝
从我身边走过。我没抬头。

写诗
Writing Poetry

正常情况下，
想念一个人，只需要
在心里反复念叨
她的名字。我现在想起来
写它时，我在想生老
病死的事。它甚至
不是一件事，更像
一种扯淡的法律。

鼬鼠
Weasel

我们总共了解多少
趴在墙上的日子，有些
是你用来测量
窗沿的宽度，而有时
一个傍晚比迟来的夜晚凉。
对此我们说得不多，
因为懒或不愿意。
十行以内通常可以解决
一切，并不需要通过
一次电话传达。
跳跃而不是意义。
有时，也包括哀伤突然到来。

湖心公园

Lake Center Park

当一个人朝向湖面杵着表示她在一个条件中，她有了一根棍子，仿佛在它下面有了一种依附，一种空有，它远比这天的湖水清晰，被湖面捕捉而无法驱逐一只水禽那样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人从过去如实来到现在，尽管有可能来早了。

直飞航班

Direct Flight

一个逃亡黑奴拥有全部概念是不可能的，一个白头鹮整个上午立在树枝上抵抗树冠的摇晃又是为了什么。与此相反，它们能成功逃避奴役、税赋、叹气和反复打砸抢的

历史吗？貌似有理的计划不一定是真理，但后者一定在计划以外，且不会只有一种，在脱离时空后，一种无意义是可以制造的，一种完全的否定通常只在左边。

税收

Tax

一个抽屉的不完整，单独一扇窗想象中的打开与关上，一种多余食物的原始记录与恐惧支配带来的实用，一种工具的演变路线与最终指向工具自身必然造成的昏厥，在第二十个世纪，一小片阳光下埋着一个逻辑上（只剩下动作）的人。

壳
Shell

是谁什么在内部
是否空洞无物
何时开始
进进出出何时诞生
是否在开始
巡逻何时结束
吵闹有何用
沉默因为什么

屋顶

Roof

我有时（一个早晨，
看见一个鸽子（不认识，但也许见过）
停在屋脊上，它背后，
天空是一片超大的纯蓝色，
美国那边的选举刚结束，
这边也来到立冬节气）。

处理

Process

是一根稻草停在空中
需要什么条件或新的党派
诞生又熄灭在一块大陆
沉没的上午，

鹤抛锚在路边草丛，
一个黑人突然
掏出那把巨大的家伙透气。

疾石
Topspeed Stone

不吃周朝的饭
宁肯煮点野菜吃
追求德性
便得到德性
何来怨恨？
湖面风浪大作
疾速投出一个石片
短暂接触又分离
哪次才算数
最后又是哪次

柚子
Pomelo

有人在门口
放了一个柚子。
出门是一场虚构。
我从外面回来，
在这个柚子前结束。
它尝起来还不错，
有许多籽。
也许最后，它们
会到达垃圾场，
转换成另一株并且
确定的植物。

休战纪念日
Armistice Day

因为很快会饿。
她把车停在门口无果树边，
往院子丢进一件快递，
走了。窗口，
这样的天气不会下雪。下雪
要在尼姑正式归来的冬天，
两件看不出联系的事物
放在一起，仿佛它们是自己的背景。
有时像缺点，
依附着一些小火焰，
我早就告诉过你。

桌面 *Desktop*

桌面上的狮子。
遥远，但相信它们是两个
实际的狮子，
在非洲草地上有
或有过这两个幼狮，
照片暂时还不会说谎。
我们此刻都为真。
狮子，据说在印度野外
也经常出没。
不是它们，两个必要的狮子
与它们作为涌现的
一种后果出现在这里。

今日小雪

Light Snow Solar Term

(一)

星期五。
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和它
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二)

天空，巨大，
一直是一种倒悬的东西。
椅子，只能用另一把椅子
定义一把椅子。

(三)

大宗师站在岸边贬损他厌恶的事物
却没产生反向动力让自己离地，升空。
他的天线呢？因生锈

而再也接收不到那种不可预测的绝望。

(四)

没有对象的苍蝇在阳台古怪扭动手脚，
仿佛熬不过这天，冷暖自知而没有四季。

浮游生物悖论
Plankton Paradox

从何处出发
何时出发
没有计划归途
一阵突然的抖动
被重重安装了什么

一直什么？

一直没有出发

是谁在出发

不可能达到是不可能的

绝不可能

不可能在出发

这可能需要被严重包围一段时间

可能与一直被需要

可能早已出发

最深而没有黑的呕吐

汽车

Car

很难解释你
是一辆车
散落的一部分
在阳光下
遭受飞虫攻击。
一些烂飞但一定
干净的虫子。
你捡起自己，
走开了。

强调
Emphasis

往水里丢东西。
一个人反复往水面丢进
同一件东西像是在
测量河水的流速，她没法
取消这个动作。
一个人她是。
她的测量
不能只有一次。

以为

Feel

端起一杯水，
杯子里没有水，
是一杯空水。
一杯水，
空着。
它不是一个空杯。
他用杯子
端起一杯空水。诗
用标点减少误会。
他以为
那是一杯水。
端起杯子后，
发现
端起的

只是一个杯子
(不是空杯),
没有水。
或也许是一杯
空水, 他想。

学校

School, for Jimmy, See You Soon

我出门去散步, 走去河边, 傍晚
是散步时间。为什么不。一个桔子
握在手上, 我不吃。路边就有
一堆桔子树。桔子熟透了。我的比
它们闲, 在空气中跳上跳下。我
是一个狒狒如果我是。现在是一个冬天,
这意味着什么呢? 而那是一部黄色
巨型推土机! 我从来没想过驾驶

那样一部怪物。考虑到我们的生活时好时坏，且都是暂时的。一种循环，或原地转圈。好吧，你已经知道了，我最神秘的事，散步。只要不停迷路，我就可以达到所有地方。

关雎

JuJiu

一个鸬鹚站在岸边不动。
浅水处，一个高脚鹭鸶用喙在啄食。
几千年来，修辞学抹去所有假设，
还因为反对派沦落虚无的必然。
当那个落水的衙役在一系列不利的事件中
最终被奇怪地打捞起来，
全县的人感觉这可能是一种神迹。

运行良好
Run Well

首先，是
否则不存在
一个狗冲下斜坡
逃亡开始
奔命的连续性
必要的陷阱
轻取山峰
不知何时停歇
所终
没有悟
顺便告诉她们
做人的道理，因为
一切运行良好

喜讯

Good News

她按书上的教诲去生活。
她没有不按书上的教诲去生活，从来没有。
每天，她在教诲的指引下度过这一天。
这天出门散步，她闻到桂花的香气。
这是对的，她知道。

致爱丽丝

For Alice

《致爱丽丝》是我听得最多的曲子。
二十年来，老家座机的等待音是《致爱丽丝》。
爱丽丝常常不在家，多数时候干农活去了。
也会想象她可能正在阳台上忙什么事。

最近她腿脚不方便，急着下楼梯是没必要的。
爱丽丝有时已经很老了，不像少女时那样
头发乌黑铮亮，身姿轻快饱满。

录音 *Recording*

又到了丢帽子的季节
又是很晚回到家中
又不是真的能穿过一场大雾
上床前，她凑过身去点亮一根光线。
这光线原先黑着，横在卧室里
(虚弱，但不是没有，假设)。
她是用什么东西点亮它呢。
要是她本身并不是光源。她是。
是，便是光线。她现在永远相信。

河边的独钓者

The Angler Alone by The River

现在，整条河都是他的。
风浪也是。他现在拥有一个太阳在下沉、
傍晚冬天的冷冽、一条摇晃
贫瘠的河水作为一种可以
面向的对象，他是
一头红色鸬鹚蹲在河边，
没有社会，忘掉人的标准，静态
诸如此类与天地万物彻底分离的一个
泡沫他毕竟是，而不可翻译。

内部，像一个空点。
它突然动了一下。只有一下，所以
无法确定是不是实际动过。

诗
Poem

我坐着。
上午 10:16 分
在想迅速
写完这首诗，就去
河边钓鱼。
菩萨，现在
是 10:19。
你觉得
它写完了吗？

美术馆

Art Gallery

阴影中走出一只猫，来到阳光下。
那是一片浅淡的阴影，
干净，倾斜，在一个下午。

一个下午，
阳光有着好
需要的那种亮度。
一个小心的动物从那边穿过
这一片阴影
来到这边的阳光下。

冬至

Winter Solstice

1986年，我们在溪滩上烧野火。表演生吞滚烫石头卵的那个家伙已经昏死过去，倒下了。有人发现沉在水底的那根蛇，用树枝挑着它走过来。“真是怪事体，蛇不是要冬眠的吗。”他把蛇丢进火堆。其中有慈悲大发的，哭了起来。蛇在火中像烧竹子似的噼里啪啦作响。少顷，化成一股青烟袅袅升起，接着从烟雾中诞生出一支小龙来，大小用一个手掌能盘住。“龙！”我们叫喊起来。龙在我们头顶盘旋两圈，遁入高空中，消失。“龙！”我们叫喊，“我的龙啊。快回来啊，我的龙，龙。”又有几个因过度兴奋，当场昏厥过去。

大乱

Mess

那是早班城铁在凌晨暗色中驶过郊区，梦境造成的悲伤情绪还在延续，他醒来，来到这里，摸索着点燃一支烟雾，是一个鸽子飞进阳台，撞在落地玻璃上，他猜测，整块落地窗帘只拉开一小部分，光线还远远没有达到，也许已经在六点钟，他吐出看不见的烟雾，感到奇怪，想起仿佛是去年失去了嗅觉。人是。一个人来到现在，淌过水，翻过连绵山丘，从出现起一直持续来到现在而从未中断的一个人究竟有没有终极任务，像一株树木那样展现那种努力伸向天空的倾向以外他还躺在这个床上，呼吸带来命的起伏，它的起落架呢？他随便思想着，知道进入习惯性的视觉感官世界并不容易，但那是动物们避免危险的有效方式，抖抖烟灰。在另一边，一个鼯鼠。可以探查到的形象在一片贴墙的藤类植物中上下爬索，在黎明到来以前它已提前为成仙做道路上的准备，是，或反之否定，这是一个局限在什么范畴内的问题。

严禁下雪
No Snowing

阳台上摆着一部椅子。
进入冬天后，我很少去那儿休息。
一部椅子在阳台上空着，
这个冬天到来时，我
不像是被谁派来的，
坐在窗边饮水。
冬天，下雪也许还要等些日子。
一部（一种始终空着的结构）
阳台上的椅子呢？
我有时静坐在那儿，
被它的反作用力
托举着，帮助我想起
一件接一件的憾事。

右倾虚无

Right Nihilism

容易走丢的羊

傍晚与轻哭

获得安慰也涮点火锅吃

她的故事包含轻度时代起伏

没有闪烁

有时想想标题，睡去。

冬天，一个蚊子壳

粘在墙上：

现象、理解、分析、推论一、

推论二与实际。

一个点的命的后续

一种装饰

慈悲如微澜

在，必须是一种综合感

超清

他抱起一块石头。
He picked up a stone.

一句非命题陈述
一个动作
用不着疑惑
这是一个无误的句子
一个费力的动作
下午，有不少人
在溪滩上干活
肩力大的
两人抬重的石块
抬到水边丢进水里
他们要在溪流上
筑一道水坝
他是其中一个

脱先
仅作为一个观察者
他有时抱起一块石头
抱着歇会儿
想想水坝
筑完后的样子

河边
Riverside

它是一个
巨大的事实
正在消失，
只有他们

知道它
虚构的部分。

在校正
完成以前，
它们
不会轻易
消失，

增加或
减少。他们

还年轻，不在
事实内部，

他们
永远不会
成为事实的
一部分。

一种巨大

在傍晚
缓慢收拢，
它要去哪儿？

但它们
不会消失。

他们坐在河边，
哪儿也不去，
只是等。

古装片

穿三条裤子
也去附近寺庙烧香火
有时，太阳还没落过屋顶
月亮照常升起
其实去年
她就已经一万岁了

A Period Film

Wearing three pairs of pants,
Going nearby temple to burn censes also—
Sometimes, before the sun hasn't yet
Set over the roof, the moon
Is rising—she was,
In fact, ten—thousand—year—old last year.

惊悚片

A Thriller

有什么在发生
是未知什么原因
嘴巴沿一道斜坡张开呼气直至排尽
如果后果同样不可知如果就是
发生了什么在可见范围内
哪种什么
又始终缺少什么
仿佛
仿佛什么
不可能什么都没在发生
反正它从脚底板一路升起仿佛
追上它还是当场昏厥
进入树林成为一种什么哪种？
是原因还是仅仅不可知
仅仅什么，走！

而无需休息
无处休息
无从停止
无论如何什么只须嘴巴张开

蓝色台灯
A Blue Lamp

我现在，一个上午，在房间坐着，鸬鹚。
在台灯下。写作什么？这天，我不想
写作。我正在写。一部台灯，它不是蓝色的。
我不想写作，此刻，或在这天。所有事情
在那儿，我没忘。它们不用去写。写诗
是另外的事。一个长久以来的动作。一分钟前，

我站在阳台看天，顺便翻看一本书。我迅速找出它的精髓，并吸收。我有时感到溢出，漏，或反之，我是一种容器？我返回，去写诗。不是写作。写作，是另外一件事。现在，这部台灯关着（那是它该有的样子）台灯下，摆着一个烟缸。我称它为钵。它有一只钵的形状、音质，以及象征：远离佛陀！他们从不写作，因而平静。就像这部台灯（它不是蓝色的，关着。）下的这个烟缸，它有形的历史会比我漫长。我不算漫长。而写作，真的是另一件事。我有时在写作，我总是一支接一支吸烟。在我还是佃农时，我歇在门槛上看天，卷着裤腿。我在写作。一个侏儒欢快地跑过来，向我报喜。我已经知道。我有时现在，想起打开台灯。它不是蓝色的。它没亮。也没不亮。

另外一个在统计象群数量
Elephant Statistics

星期二。
下雨。杵在海边
(一个像素从
二月到三月，
四月，五月(卦)，七月，八九月，
十月，十二月末。)
饮些水，
剥开一个桔子，
感到严肃，
动物(哺乳类)性进入
一种缓慢密集
情感练习。

THE BAD EGG CONTINUING PUBLICATION
visit our website: www.plus2pounds.com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falls.

the falls series works
powered by Zhang Xiu(張羞)

